

蘇南日報資料室
圖書

蘇南日報資料室
圖書
11558

MG
M246.7
416

書叢作創藝文

身 翻

編申應華



3 1764 7995 8

版出店書華新東山

月一年八四九一

目錄

莊戶牛	陶鏡 (一)
農公泊	少波 (一二)
翻身	馮紀漢 (二六)
畝半園子	田生 (四四)
天下窮人是一家	毛茂春 (六一)
一堵牆	籬也牧 (六九)
鼓	田晴 (七三)
夜明珠	王林 (八〇)
編後附記	編者 (九四—九五)

莊戶牛



(南)陶鈍

張文有這個名子在戶口冊子上還是照例的使用，連本村的年輕人都不知道是誰？大家都叫他叫莊戶牛。起初常磨牙的幾個老哥兒們，在鬧玩的時候叫兩聲，張文有是不答應的，把眼一瞪說：「叫老子幹甚麼？」後來談正經事的時候也這樣叫：「莊戶牛今天做甚麼？」他縱然不答應，可是回答了「鋤地瓜」或者「砍高粱」。後來叫一聲他就答應一聲，莊戶牛這混名倒比張文有還真名子還響了。

莊戶牛這混名是本村的紳士二秀才封的，張文有他爹種了二秀才二畝籽地，每年頂少撥百十個工，不是送姑娘，就是抬盒子，不到五年的光景自己三畝半祖業地就賸上畝半。他爹臨咽氣的時候把張文有叫到面前說：「孩子呵！打一着，記一着，千萬別種人家的地了，種一輩子窮一輩子，種兩輩子就窮斷了根。咱不種二秀才那二畝籽地，咱賠不上自己的畝半地。我死了以後，你快把二秀才的二畝地退了。只要保住自己的二畝地，您小兩口子就可以靈活您娘了。」

莊戶牛平常不大聽爹的話，不知怎的他爹臨終的幾句話，他認真的照辦了。遂他爹入了土的第二天就去二秀才家要求退地。

「過好了，用不着種籽地了？」二秀才眯縫着眼睛狡詐說。

「不是，爹死了，沒人種了。」張文有回答。

「你呢，大小夥子了，下點力是應該的。」聽起來，二秀才的話像是好意。

「我不行，不能種！」張文有把爹的話在腦子裏溫習了一遍，決心更大了。

「拖下點籽粒也不要緊！」二秀才想把張文有還有二畝好地弄到手，就拿這話來引誘了。

「不要籽粒也不種了！」張文有斬釘截鐵的說。

「莊戶牛！我有地不怕沒人種！」二秀才生氣了，回身到房裏地租約抽出了丟給他。自己要求退地，押約的十塊銀元沒收了。

二秀才封了他個莊戶牛，全村裏都跟着叫起來；叫他留着鬚子孩子都十七八歲了，連晚輩也混着叫起來。

二

都說莊戶牛長的不像他爹，他爹是一個矮個，小黑核桃皮臉，深凹的兩隻眼睛，莊戶牛年輕的時候是細長條身子，臉蛋有點紅，眼睛瞪着挺大；可是他爹死了以後，莊戶牛自己當家過日子，幹他爹一樣的活，受他爹一樣的窮，背也彎了，臉也瘦了，他爹的特點更明顯了。幾年前同他開玩笑的鄰居們都說：「您娘和誰差了種，生了你這末個好孩子！」這種口吻也隨着變了，改了口說：「甚麼娘甚麼女；甚麼風甚麼雨——莊戶牛和他爹當年一樣一樣，沒差了種！」

莊戶牛的牛脾氣也跟着他過的日子和受的苦更厲害了：一天到晚在田裏撒活，晚上拖着個累身子回來，一屁股坐在小板凳上，忽然又想起欄裏的小豬沒有餵，就喊他的孩子——小牛懶豬，小牛不答應，連叫三聲，小牛煩了就說牛話：「你不好自己去看看！」這一頂撞莊戶牛氣極了，一把揪着短頭髮按在地下搥，搥了一陣，他老婆來拉着這才放手，小牛一骨碌起來連喊帶罵：「

你不打死我，你是蠢蛋！」莊戶牛這時發子煎餅堵在了嘴，任憑小牛喊罵，一聲也不哼。吃完了飯看了看豬食槽裏食量，看子已已經喂了。又覺得屈打了小牛了，痛孩子；心頭酸溜溜地倒在炕上就睡了。

莊戶牛的老婆也常常挨打，這位剛剛十六歲就放下要飯棍到他家做媳婦的小女人。要飯吃長大了的，從來不會做針線活。莊戶牛把一雙縫了帶子的鞋拋給她，她不會做也得做，弄得滿頭大汗還是弄不好；莊戶牛吃完飯或者歇息過後要鞋穿了，一隻鞋還張着口朝着他，另一隻還在和他小女人搏鬥。莊戶牛一看又火了，抓住他女人的小辮就打：「要你幹甚麼？要你吃閒飯！」打一拳罵一句。莊戶牛的娘看不過了來拉架，香梁上也挨幾拳。老媽媽氣的哭了：「我挨您爹一輩子打，又挨你的；你快打死我吧，死了免的受罪——」娘哭，老婆也哭，莊戶牛看着沒有辦法，扛起鑊頭來又下湖了，剩下她們婆媳兩個互相安慰。

「小牛娘啊！您別傷心了，女人就是給人家出氣的。您公公打了我一輩子，我不怨他，我怨命啊！日子累了，他吃狗食下牛力，累的心中煩了來家就拿頭娘們生氣。柯頭他消了氣，換着他打腫了的疙瘩又自己掉淚了。」

二

莊戶牛的二畝祖業地是全莊裏的地心，坐落在莊東南湖的窪地方，可是比全湖的窪地高一尺多。旱年頭收窪，這二畝地打糧食不少給人家；澇年頭窪地的莊稼都澇壞了，這二畝地因為高一點多少見幾升糧食，莊戶牛種了幾十年都是這個經驗。莊戶牛常想，這二畝地就是全家的命根；有這二畝地，不至於餓死，沒有這二畝就沒有根了；一家人早就餓死了。

他知道二秀才老早就想他這二畝地，他成年家提防着：「不種人家的地，不受人家的氣。」

把二秀才的二畝籽粒地退了和二秀才沒有交道，二秀才看定了一塊肥肉，可是不能到口。鬼子進了中國，二秀才當了漢奸保長。莊戶牛的心裏就亂打草，知道這事要麻煩了。莊戶牛天生的牛脾氣，不服硬。

二秀才給漢奸隊籌給養的辦法是，有地就得納糧，不管你家裏窮富，不管你人口多少！莊戶牛的二畝地，每季不過收百多斤糧食，莊稼沒熟就瘋生穗子救口；收割了晒到場裏隨打隨吃過兩天飽日子；等到打下來，已經剩下不多了。一家人忍着餓拿給養，拿了一起又一起，不過幾天就拿完了。村丁還是在他家送條子。

「欠下給養怎麼辦，莊戶牛！」二秀才把他叫到村公所裏去，裝腔作勢的問。

「糧食拿完了，沒的拿！」莊戶牛覺着沒有就算了。

「沒有糧食，拿錢來折也行！」二秀才逼上來了。

「莊戶人家沒有糧食，那裏來錢！」莊戶牛爭辯着說。

「沒有錢賣地來頂！」一句話把二秀才的心事透露了。

「我知道，你打十幾年以前就數算我這二畝地了！別想！」莊戶牛揭露了二秀才的詭計，二秀才老羞變成怒跳起來打了莊戶牛一個耳光。莊戶牛的牛性也發了，動手和二秀才抓鬪。二秀才向裏間屋裏喊：「你敢反抗給養，還想打保長，反了！反了！」這一喊，屋裏跳出來了漢奸隊長，馬棒沒頭沒臉地打下來，打得莊戶牛兩手抱着頭縮成一團。

「吊起來！教他擡頭上看看！」漢奸隊長叭嗚了一聲，二秀才的狗腿子——村丁們一擁而上把莊戶牛反背綁着往樑上吊。莊戶牛瞪着眼，咬緊了牙關，鼓起全身的氣力來熬這一關。他不吼聲，也不告饒，任憑他們擺佈！

「真是牛，有種！連着來！」漢奸隊長看着莊戶牛不出聲指揮着上一下的三次，最後放下來

的時候，莊戶牛出聲了：「我的娘啊！」

「你外號叫莊戶牛，我就給你改改這牛脾氣！放下來，要他回家辦去。三天拿不上給養，再叫他擡頭上看看！」漢奸隊長說完，兇兇的又回到裏間抽大煙去了。

這一次教訓使莊戶牛怕了，他想賣了二畝地一家人要餓死，可是餓死還是後來的事，眼前這一關就過不去，顧命要緊。他找了村公所的眼先生寫了文書，送到二秀才家去。二秀才爲了表白自己絕不是謀人家的土地，堅決不要，往返了三次，地價減到不到原價一半了，二秀才還是不接文書，最後還是一個狗腿子村丁要了。這條伙從二秀才家借錢墊了地，把文書送到二秀才家作抵押，每年拿二百二十斤糧食給二秀才當作利息。

莊戶人沒了地就像離了枝的樹葉一樣隨風飄蕩。莊戶牛給人家扎活，小牛給人家放牛，老媽拆磨死了。只剩了莊戶牛的老婆住在祖傳的兩間破屋裏。挖菜拾柴，要飯過日子。莊戶牛早就知道：等到沒有氣力不能給人家幹活了，回家來再添上一條要飯棍。說不定那一天，風裏雨裏，河裏水裏一腳踏不穩，一把抓不住就了結了。沒有人哭也沒有人管。死在那裏，那裏的亂墳堆上添了一把骨頭就完了。

四

莊戶牛一家團圓這是千年萬年遇不到的事。窮爺們挺起了腰板和地主二秀才講理算賬。莊戶牛訴說當年二秀才勾結漢奸隊長，爲了想他那二畝地逼他的仇恨來，直瞪着眼睛，摸起一條棍子要打回來，農教會長張世材拉住了他。

「我挨了屈打，我要報仇！我要打回來！」莊戶牛理直氣壯的喊。
「要照顧到政策，不能隨便打！」區幹部很嚴厲的說。莊戶牛乾着急，沒撈着上去。

「政策！不叫窮人報仇是屁政策！」莊戶牛氣極了甚麼也不顧了。農幹部對於莊戶牛這句話很不滿意，要把他拖出會場去。大家解說他生來就是這種牛脾氣，才不和他理論了。

莊戶牛在鬥爭二秀才過後分了八畝地，情緒還是不高。他有意見想在會上提出來，可是開口人家就堵回去。莊戶牛腦子裏想：「早噠，還不是窮人說話的時候！」

莊戶牛也在農救會，會上的事他從來不管。招呼他開會三番五次的不到；到了會就找一個僻靜角落蹲着。人家說甚麼他也不聽，人家贊成反對他都沒有意見。打着火抽旱菸，抽一袋菸又打火，每次開會他的菸包就消耗了一大半。

村幹部的意見是，莊戶牛自來就落後，翻了身忘了本，牛脾氣更厲害了，沒法治。

農救會長還想教育他，想找他談話。這一位青年幹部論同姓關係比莊戶牛下一輩。平常也馬虎着叫他莊戶牛，這一回特意的拿出幹部身份來，不叫他莊戶牛了！

「二叔，咱翻身了沒有？」農救會長問。

「翻了，那一夜也翻七八個身！」莊戶牛看了看農救會長假正經的神氣，劈頭就不和他說正經的。

「說正話呀！二叔！土地回了家，分了地咱應該好好的幹！」農救會長進一步的想說服他。

「土地回家，也不差，可是走錯門，不知道走了誰的家裏去了！」莊戶牛的話說出了口，像小刀似的刺着了農救會長的心。他的臉熱辣辣的一陣。話也沒答，摸出紙煙來，很習慣地遞着莊戶牛一根，也沒說甚麼。

「咱不當村幹部，那裏會抽那個，還是來咱的老一套罷！」說完了從腰裏抽出煙袋夾來打着火抽起來。

「這窮日子，做累活的人，甚麼年頭也是一樣。狗走遍天下吃屎，老虎走遍天下吃肉！窮是命裏該！靠自己下力忍餓添着過，靠別的甚麼也不成！」莊戶牛的牢騷成篇成套的來了。

農救會長自己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，知道話是講不進去的。紅着臉走了。

五

參加區裏的貧僱農大會回來以後，莊戶牛心裏甚麼都明白了。他想：「還是毛主席明白，窮人的心事都被他想透了！」可是村裏開會的時候，他還是按老習慣找一個角落躲在一邊聽起來。聽着夥子，下頓頂着膝蓋，盡力掙紮。不是火鏟碰的火石響，就是菸袋鍋子亂敲啦！

「莊戶牛今天該噠噠了！」新選的貧僱農主席囑促他。

「咱不會噠，噠噠了違犯政策！」莊戶牛話裏分明是帶刺，農救會長張世材聽起來格外的刺耳。

會場好像久旱的天氣一樣，密雲佈滿了天空，空氣陰沉沉的，看樣子該下雨了，可是雲裏滴下的不越勁。有幾個貧農起來吐了一些苦水，還沒把大家的情緒鼓動起來。

農救會長成了大家的集視點！大家看着這個，看看那個，最後還是望着他。莊戶牛在角落裏時刻地用白眼珠子瞅他。農救會長早就有些感覺，心頭七上八下不得安甯。想起來澈底檢討一回，又下不定決心。只好垂下頭看地下螞蟻爬。天氣並不很熱，農救會長臉上滿了汗水。

「我看還是農救會長帶個頭先噠噠，才引起大家的勁來！」一個老農民坐在人叢裏，慢騰騰的說。好像是提議，又好像是自言自語。

「對啦！」大家一齊響應，眼光都注定了農救會長。等待他的答覆。

農救會長被大家一提醒也就下了決心，精神反而平靜了，和平日講話一樣到了主席台前。

「同志們！」會場裏馬上靜起來，所有的眼睛都注視着他。他抬了一下子頭，被大家的視線逼住了，又低下來。

「今天我不坦白地檢討，大家的情緒是不會熱烈的，我很知道。」他當了兩年的會長，每一次村民大會上都是他先講話。全村老百姓在會上講的話加起來都沒有他一個人講的多。他講話的技術是很有鍛鍊的。

「我是一個窮孩子，我爹扎了一輩子活，要過飯，我跟着受了十九年的苦。八路軍來了，大家舉我當會長，我沒有好好地給窮爺們辦事，裏官爺態度。翻身忘本的不是別人，正是我自己。今天反省起來，我有很多的錯誤。」

「我想吃好的，穿好的，學浮華；忘了窮爺們還吃不飽穿不暖。人家有意見我不虛心接受；還打擊人家說人家頑固。」

「鬥爭二秀才以後清算出來的地，頂數莊戶牛二叔應分的那二畝好，那是咱莊的地心。我沒有還給莊戶牛二叔，我私自自己留下了。這件事我知道不對，多分給莊戶牛二叔幾畝瘠地。畝數雖然多，種起來很吃力。我想莊戶牛二叔吃了虧不計較，莊戶牛二叔是不會忘記的。鬥爭二秀才的時候，莊戶牛二叔要報仇我攔住他，他沒得手打。這兩件事使莊戶牛二叔不滿意，對於農救會不積極。應該我負責任。」

「這兩年來的工作錯誤很多，希望同志們給我提出來，幫助我改正！」
農救會長食討的很徹底，臉上真的含羞帶愧，不敢抬頭向聽衆看。最後聲音有點變了，像要哭的樣子。

全場的人都受到感動，目光從他身上鬆下來了。大家都低了頭尋思自己的缺點。會場沉默一回，人人都希望有個發言的出來，很自然的又注視了莊戶牛。莊戶牛鼓了好久氣力才從角落裏站

起來，大家來了一陣熱烈的鼓掌。不知爲什麼莊戶牛一抬頭，大家卻高興起來了。不喜笑的空氣裏他被推到主席前面。

「我跟着會長開了兩年會，從來沒聽到他講一句像話的話；今天嗎？聽了這幾句老條話！」莊戶牛板着臉，表情很嚴肅，聽衆都很愉快，好像一肚子悶氣，一下子洩了似的。

「我從前有话不敢說；鬥二秀才那天剛說了一句就犯了政策，咱還敢再說——」大家都笑了。

「入他奶奶！甚麼是政策？」莊戶牛突然發作，大家都很緊張，怕他牛脾氣發了來一套胡說。

「這就是政策！受壓迫翻過來就是政策！」莊戶牛的話像連發炮似的吐出來。羣衆忍不住地又來了一陣熱烈的鼓掌。

犯錯誤了

「窮爺們團結起來和地主算賬！有仇的報仇！有冤的報冤！」會場裏像雷響一樣喊起來。」

「一句話沒說出來就把人家堵回去！一隻手沒伸出來，就叫人家縮回去！翻身，翻個屁！」

「要敢說話！要敢動手！」羣衆又喊。

「動不動錯了！錯了！過火！過火！究竟誰錯了，我問問！」他那雙凸出的眼睛直射着農會會長，會長低了頭。

「我看這個錯了，那個錯了；共產黨沒有錯，毛主席沒有錯！他老人家交代的明白；地要分給窮人，家要自己當！咱當了家沒有？得了地沒有？不錯，得了幾畝，都是山溝薄嶺。下大力不見糧食。連自己的二畝地也沒有還家。在還家的路上轉了向，找錯門，上人家家裏去了。咱那個家窮，連自己的二畝也不回來了。我一家八妻離子散都是因爲沒了這二畝地。爲了保住這二畝我和二秀才鬥了十幾年，爬了棵頭。您看這手上勒的傷，香燻打的傷疤——他說着露出背膊來回身

讓大家看——地是好東西，地是窮人的命根子，誰不動心——」想到過去的苦處，莊戶牛漲身跳，身子收起來了，換上了一付愁苦的面孔。每個窮人都低頭思想自己受的苦，心頭酸溜溜的，眼裏含着淚，連口氣也不喊了。

「我這裏交代明白，我和會長鬧別扭，不光是爲了那二畝地，我爲了他不好好的給窮人辦事，專慕浮華，我講明地我不要了，我知道會長單人獨手，一天兩三次開會，東奔西跑幫咱們翻身沒有工夫種地，要點好地也應該！可是他該暗昧了。他該先讓我一——我是從前的地戶。我也會說——會長你怪忙，這二畝地你種着罷——那才是個味，顯得爺們義和。你要暗昧了，我莊戶牛不吃那口，咱就來上！」農救會長受了他這一批評，心頭也覺得一個千斤的包袱放下了，心情愉快起來，虛心的聽莊戶牛講。大家都點頭覺得莊戶牛說的對。

「我還要給會長提個意見：你看你那個樣子，還像個窮人嗎？當了幾天會長就變了樣子？這樣下去還了得！當年你爹披着破舊衣，你上下無根絲，今天你倒闊了。穿着雪白的小褂，這不算甚麼，爲什麼釘十三個扣子，領子上就有三個！你看你的褂子有多麼長，多麼瘦，姑娘們也不過穿那麼長，那麼瘦，截下一半來給窮人穿好不好！留洋頭，吃洋煙！我問你那裏的錢？」莊戶牛說到這大家又對着農救會長上下的打量。農救會長羞的臉通紅，恨不得找個老鼠洞鑽進去。

莊戶牛很想結束他的話，可是不知道怎樣結束才好，忽然想起一件事來——

「上次村裏動員小牛參軍，我扯腿，我應該坦白檢討。今天咱當了家，端起了飯碗，得了天下，窮孩子就得參軍保飯碗。我動員小牛去參軍，不真心是狗娘養的——」大家又給他一陣鼓掌，他就在掌聲中下來了，又回到原地。大家都在交頭接耳的議論。

「噯！聽我說！」一個窮老漢站起來擺手：「我推舉張文有參加主席團，大家贊成不！」

「張文有，是誰！」會場裏滿是懷疑的臉色。

「就是莊戶牛呢！」有人解釋。

「擁護！贊成！」帶着笑聲大家一齊喊了。舉的手好像快熟的高粱穗子。小夥子們有的舉了兩隻手。

「莊戶牛上主席台去！」喊叫鼓掌交響着。莊戶牛在角落裏還想縮頭，被羣衆拖着拉着的鑽上主席台了。

大會的空氣緊張起來。幹部爭着上台作檢討。越檢討越覺得熱乎。

一九四七·八·二十五日

農公泊

少渡

朱公泊這平補齊的行動一開始，首先拿住了「九尾狐」。

「九尾狐」，可別輕看她！周適三五十里那個不曉得？胡家莊胡松山的九小姐，因為人長的太機靈，人稱「九尾狐」。二十七歲才嫁到朱公泊，給「豬頭相公」做「繼室」。

「豬頭相公」的官諱叫朱富華。雖說官諱，其實他並沒有作過官的。作官的是他的曾祖父，中過前清的進士，擢過高唐縣的正堂，坐過武定府；祖父進過秀才；父親捐過監生；到他身上，「中、掛、坐、進、捐」，一無所有，因此人們只好稱他大相公。「豬頭」云者，是因為他的「尊容」很有點像豬，恰巧他又姓朱，所以才奉送了這麼一個雅號；不過這只是限於在背後裏叫，見了面是統稱朱大相公的。

其實這村子，原來也並不叫甚麼朱公泊。據說原來的名字叫孫家畝，因為開山戶姓孫，又坐落在兩山夾一水的地方。後來朱家出了官了，嫌孫呀畝呀的太俗，才改名為朱公泊的。

誰不誇豬頭相公好福氣呢！酒罷，色罷，財罷，發脾氣打死人罷，真是隨心所欲。七頃好地，分成三個莊子，看莊的統是三朝元老，——爺爺在世裁培下來的；一個叫劉文彬，人稱三老鷄；一個叫劉子賢，人稱九頭蛇；一個叫王學曾，人稱小灶王。好傢伙！這班人管地收租，可都是

龍睛虎眼的幹才！京裏、濟甯府都有藥舖、當舖、綢緞莊，以及滾利生息，統由外號叫作小諸葛的修蘭齋掌管，真是富家之家，日進萬金！

可惜「天有不測風雲」，民國十九年臘月初一，——相公轉過年應該是五十大慶了——，誰料一場大傷寒，就一命嗚呼了！

這時，九尾狐才三十一，「遽失所天」，整天憤呼天搶地，拚命的嘔。飯也不吃，茶也懶嚥，砒霜捏在手中，繩扣套到脖子上，死呀活呀，鬧個不休！雖然十幾個人日日夜夜輪流看護，祇是，那能看得住！看樣子是非殉節不可了！

第三天，胡松山趕來了，當着朱家的人，對女兒者着也的講了一篇庭訓，大意是說：夫死殉節，理之當然；不過你現在還死不得！老母存堂，誰人奉養？節而不孝，習者不取！暫且不死，則節孝可以兩全……一片話說得九尾狐哭的更兇，衆人也順水推舟的勸說了一番；九尾狐更是哭的死去活來；但是，立刻便雨過天晴收住了淚，無可無不可的也就不死了。

於是當衆發誓：奉母守節，本家本族，人人誇讚好孝婦！

在胡松山，龍生龍，鳳生鳳，自然是分外光采了。「有非常之人，乃有非常之事」啦，「盛事不可不傳」啦，不免又是一番演說。

於是，朱家閤族議妥：一面籌備治喪；一面就呈請褒揚。

停靈兩個多月，等得陰宅修好了，才發出訃告：二月二日發引。出大殮那天，朱公泊周圍五十里以外都趕來瞻熱鬧。這一方互舌沒有的事兒，大家可真開了眼啦！

看殮的觀感，是紛紜不一的，大體系統起來，也不過有三兩件事出奇，特別值得贊嘆：

第一、是豬頭相公的陰宅。好傢伙，地下面修砌得比進士第還齊整！還勢力！五百個工人日夜加工的趕修了兩個月，凡陽間陳設，無一不備。馬棚毛廁修的比客廳還花花！窮人們交頭接耳

的感唾沫：

「賊賊！咱不能商議商議搬進來住麼？」

另一個說：

「他媽的！做夢吧！」

第二、是威嚴的儀仗。一字兒長蛇陣擺開，足有五里長。台閣扇金童玉女之外，大至紙人、紙馬、紙牛車、紙轎、紙汽車、紙飛機、紙火輪……小至紙煙燈、煙槍、煙鏡、水煙袋、紙鳥籠、紙百靈……應有盡有，維肖維妙。紙人背後都標着用人和佃戶們的名字，每個紙人手裏都捧着東西，如書、紙、筆、硯、冠帶、拂塵、馬鞭、羽扇之類，有的趕車，有的牽馬，有的跪一條腿壓燈，有的跪一條腿獻煙，真是形形色色，姿態萬千！

佃戶們擺成長隊，各自舉着自己的紙「替身」，在人山人海，在哀樂哀炮的噪雜聲裏步伐很有節奏的向前慢慢挪動着。大個子老七把「替身」高舉了一下，向並肩的陳大栓說道：

「看咱穿得多光滑！老輩兒也沒穿過呀！」

陳大栓苦笑了一下：「噫……」

第三、是九尾狐的哭。她一身白孝服，頭上蒙了一塊白搭布，兩旁有兩個女人攙扶着，扯着搭布前合後仰的哭的可是傷心啦！

人們很留意到她身上，因為除了今天，誰能輕易見得到呢；於是大家跟着跟着看；只見她高顴骨，矮鼻梁，嘴唇很薄，抹的通紅，兩腮瘦瘦的，擦了一層薄薄的白粉，但還可以看出眼瞼鼻子之間，一堆「蒼蠅屎」，眉毛，描畫的又彎又長。緊緊的閉着眼睛哭，臉部忽仰忽低的上下窩動着，有時也從眼角偷看一下看客們，大概是在察看着看客們是否在五體投地罷。

是的，看客們不但在贊嘆，而且很吃驚；哭的真算出色，出奇，樣子很像在唱歌：

「青天葬天月白天——我再也不看那個天了哇——呢。」
「孟姜女哭長城把長城哭倒了——我小佳人要哭你個死裏回生哇——呢。」

一哭一頓，抑揚有致。有歌詞，有曲調，有動作，有表情，有音樂伴奏，真算得一台好歌舞戲！到底是大家閨秀！哭也哭得有學問！不過老陳的媽媽，回家就罵道：「唉！真叫她哈呀的酸死啦！麻死啦！這那是哭？不是吃飽了不飢困，瞎浪擺?!」

到三月，上面的覆文下來了，據說是「韓青天」親筆題的字。

「節凜冰霜」

於是，大家又忙着點龍頭碑。

九尾狐，別的是假的，真節是眞眞比不了！從此早晚一爐香，一天哭三次，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，見了人不說話，不笑，不抬頭，不睜眼，年輕輕的關起門子守節，誰不得說「這個」！

一牆之隔，外面却是鬧翻了天啦！

栓子的小兒子石頭，剛剛六歲，出殯前一天，因為街上人太雜，孩子沒有了。

栓子哥呢，忙完了龍頭碑，也不見了。

栓子瘦滿山遍野的找，滿山遍野的哭！找了足有十幾個「先生」掐算，有的說：栓子哥避了驛馬星；有的說：到五台山修個學道去了；至於小石頭，一致的推斷，都是說前生是某某神仙跟前的仙童，因犯了錯，才謫降到凡塵的，如今謫期已滿，又收回去了。至於神仙的名目，有的說

是玉皇，有的說是呂祖，有的說是西山老母……犯了甚麼錯，也是其說不一，有的說是給老祖爺倒了丹爐；有的說是偷了老母的桃吃……總之，是我不到的了。

一牆之隔，如同隔世！進士第裏面的「未亡人」，獨守空幃，孤燈相對，一天到晚以淚洗臉，外面塵俗的事情，是毫不在心的了！

三

去年土地改革，朱公泊，改成了農公泊。農民鬥過了惡霸小姓王、三老鴰，打死了九頭蛇；小諸葛逃在濟甯府，據說參加了「還鄉團」。去年十月間，正是九尾狐的婆婆死了，因九尾狐正在喪中，沒動她。所以窮老少爺們雖然分了點土地，還是撐不了挨餓。因此，今年復查，第一步先拿住九尾狐，滾蛋出溝，抄浮財！

九尾狐之所以叫九尾狐，自然是因為詭詐多變，人性壞；不過，人家的貞節，這是盡人皆知，真的假不的！

所以必須作了以上的介紹。

四

九尾狐拿住之後，給地主「倒筒」的窮兄弟窮姊妹們，像暴風雨冲起的海浪一樣，捲進了進士第。

進士第迎門的麒麟大照壁，雖然已經剝落得像叫甚麼啃過似的了；但是，迎門立着，仍然叫人一見打哆嗦！

碎在前頭的第一個浪頭，是栓子瘦。她一步邁進來，對準麒麟頭就是一大腳！「去你媽的蛋

！」麒麟的頭上創了個大窟窿。

提起栓子嫂，整整十七年可是受盡委曲啦！

自從栓子哥和石頭沒有了，接着婆婆也去世了。飢荒，小諸葛催地租，九頭蛇死要！地荒房又滿，退地不行，還得交地租，栓子嫂只得拚命的在地裏爬，爬、爬爬，一直爬過五月節，麥子下來了，九頭蛇把麥子從場上一粒不留的裝了走！說是從今往後地算收回來了！可是飢荒還得趕快打！實在那個，到我家上鍋吧！人喝西北風能够活命麼！飢荒就是王法，由不得自己！停了個半月，她逼得沒法，硬硬頭皮去了，沒想到，不，其實也何嘗沒想到，唉！她受了侮辱；九頭婆也是一天價臭打臭罵，不到十天，她偷偷跑出來，跑，跑，沒命的跑，一個人跑，遠跑，遠，再遠，再遠，跑出縣！她一直跑到了黃縣討飯吃。莊稼地忙了，她出短工下地上場；忙時候過了，她到城裏去『縫窮』。她就這樣孤苦伶仃的苦捱了十四年。

民國三十三年春，老家解放了，朱公泊改為農公泊，農公泊的窮兄弟們派專人把她找回來，兩次伸冤訴苦，她報了仇，翻了身，自己起了大號叫王番英。民國三十四年，當選為婦會長，三十五年，幹村長，這次復查，貧僱農選她當副組長。

這天，她帶頭闖進了進士第，第一繳確完，就給兄弟姊妹們佈置分工，那些記賬，那些搬，那些搜查，那些看管……於是，大家一聲喊，老百姓的血汗，從進士第的大門口，嘩嘩嘩嘩的往外倒。

五

栓子嫂帶了搜查隊，闖進了九尾狐的套間。

套間裏陰氣森森的，點起蠟燭，才看清靠北的牆角有一張檯桌，上面供奉着甚麼仙姑的神

籠。

「亂七八糟的搬出去！」栓子嫂吩咐。

於是大家動手搬。

搬出去之後，栓子嫂正在滿屋照，忽聽王文蘭告訴：那張圓桌沒有底！栓子嫂心裏頭一動，拿燭光往地下一照，哎喲！平地有兩扇木板縫，掩得很緊，顏色和泥土差不多，用腳一踩，澎澎響，她大喊道：

「好了！財貝在這裏！」

她們用力掀開了木板門，立刻現出一個約有方凳大小的洞口，裏面黑忽忽的，甚麼也看不

清。

栓子嫂說：「我下去！」正好，下面有梯子，栓子嫂端着燈，慢慢的下去了。

姊妹們在洞口張望着，燭光在下面搖幌了好久，忽聽栓子嫂在洞裏的問「誰」？接着也是栓

子嫂尖聲的驚叫：

「打鬼呀！」

一聲叫過，再就沒動靜了，燭光撲滅了，下面仍是黑忽忽。

姊妹們呆了片刻，一齊直感的喊着跑出來：

「打鬼呀！」

六

老少爺們都從前廳後院擁進來了，老七、陳吉海、劉喜子，三個人照起手電燈，刺着槍下

進來一看，裏面黢潮，却很寬拓，靠南邊有一個小土坑，栓子嫂躺在坑前的地下，暈過去

了。
後面又下來幾個人，把栓子嫂架了出去。老七他們在四周繼續搜索。牆角有一個溫園，忽見有人在裏面亂哆嗦。

老七大喝一聲：

「誰？」

「抬起頭來！」

「舉起手來！」

那人跪在溫園裏連連磕頭：

「饒命吧！大王爺！」

「舉起手來！幹甚麼的？」

「我，我，我叫陳大栓……」

「啊！栓子！」

他們都不禁打了一個冷顫，倒退了半步。

七

栓子出土了，滿屋是鬼氣。

栓子嫂蘇醒過來，淚人兒一樣，從炕上跳下來，撲到栓子跟前，狠狠的撕了一把，哭道：

「你這個沒好處的！你這個窮種啊！你這個鬼！你這十七年哪！——說！快說！」

栓子的臉、皮膚是絲黑色，青筋暴露，滿臉灰黢，頭髮蓬蓬鬆鬆的，披到肩頭，眼瞼黢黢的。

呆呆的直直的像是一具死不瞑目的僵屍；只是嘴唇、手、腿在劇急的顫動着，顫動着，臉上流露着十分恐怖和淒涼的神情。

難道這不是鬼麼！

「快說呀！你這個死驢食的呀！……」栓子嫂大聲喊着，不由得悲從中來，放聲痛哭起來。大家忙勸任哭，但是也都神昏了，到底怎麼回事？快叫栓子說明白。

栓子這才定了定神，看看身旁盡是熟人和親人，他更加迷惘了。

八

栓子說：

「唉！別提啦！」

自從大相公那年昇了天，小石頭沒有啦，我就像掉了心魂一樣！石頭娘又是一天到晚的哭，把我焦病啦。等得給這邊大奶奶豎了龍頭碑，我想來求求胡仙姑，誰知一進門，正碰上大奶奶打鴿子，一抽百十皮鞭子，我跪着央告，才停手。鴿子已經是死人啦，甦醒過來要水喝，我舀了半瓢水給她，唉！不多會，就咽氣啦！」

老七插言道：「哦！鴿子教她打死啦！——九尾狐揚聲說：鴿子叫你給拐跑啦！」

栓子接着道：

「那裏！那是放屁！——我當時一看鬧禍啦不好！拔腿想走，大奶奶後面趕出來，嚇唬我：『小賊種！藥死人就走嗎！走？哼！你得給我說說道道！』我當時嚇得魂不附體，跪下哀求。大奶奶說：『你要死要活？要死，外頭去吃官司！殺人償命知道不？要活……唉，這樣吧：你到後園子把死了頭埋啦，套間裏躲躲再說吧！』我這才在套間裏爬起來……」

栓子嫂氣得臉發青。

栓子偷眼望了望栓子嫂，又怯怯的說下去：

「我不是不想出去，入還有不想家的？只是埋過鴿子以後，大奶奶從外面進來說：不知誰漏了風：鄉長知道了，告官去啦！」栓子！國王註定三更死，不能留人到五更！衙門知道啦，你快走吧！」我一想，死活命裏該，沒法子，走吧！大奶奶——」

「甚麼命！甚麼大奶奶！狐狸精！」栓子嫂大聲截一句。

「哦哦……狐狸精說：「栓子！看在仙姑面上，救了你吧。這裏白天人來人往的藏不住，你趕快在仙姑供桌底下挖個洞，託仙姑的保佑吧！」我朝她磕了頭，翹了洞，一直藏到了如今……」

栓子嫂陡的撲過來，一個耳光沒打上，氣咻咻的碎道：

「噢！狐狸精把你迷住啦！你這個窮種鑽了狐狸洞啦！」

農會主任老七七攔住，勸道：

「番英！看你這脾氣！不能怪他，他不是受了地主的害嗎！十拉年蒙在鼓裏，外面的事一絲不知道，得給他講明白，心裏一亮堂，就覺悟啦！」

老七七把栓子拉進套間去，先把十幾年來共產黨領導人民打鬼子，愛國自衛，正在消滅蔣介石，打倒地主惡霸，領導窮人翻身當家，以及朱公泊的變遷，和栓子嫂這幾年的遭遇、進步的情形，以及九尾狐已經扣起來的原原本本統告訴他。

栓子這才大夢初醒，淚流滿面的說道：

「哎呀！這些事我那裏會知道？她只告訴我外面鬧土匪！她做成圈套害禍我，她怕我出去給他洩底！唉！我馱了十七年龍頭碑啦！」

老七又進一步追問。

栓子這才把九尾狐怎樣教他剷洞藏身，怎樣跟他說：「俏姑說啦：說我守節感動了天和地，天老爺爺批准了大相公借體還魂，就附在你身上，栓子！晚間我得和大相公合房啦！」怎樣騙他：衙門裏出票抓他，栓子的媽怕吃官司，碰井啦；栓子嫂怎樣跟了九頭蛇當小老婆啦；以及怎樣給栓子改了名叫「狗兒」，夜間沒入了，她便喚「狗兒」，一不順從，她就打、擗、罰跪、要出首告官……就這樣在地獄裏服服貼貼十七年的苦情，統吐出來啦。

他談到恨處，瞪着眼大叫：「俏姑媽！我得到她的皮！」

說着，拉起老七的袖子跑到大照壁跟前，把脚一蹶，指着地喊：

「剷吧！金銀財寶都在這下面！她教我埋的。」

老七吩咐一聲：

「弟兄們！剷！」

弟兄們掄起鐵頭剷下去一個人深，五個大木樁才弄出土來。一個個櫃打開來一看，弟兄姊妹們都心花怒放了！

別的東西不算，光金貨足有五十斤。

九

爲了栓子的事，栓子嫂心裏是又悲又喜又恨又氣，一時理不處頭緒，只是哭。幹部們批評她道：

「看你這個人，這樣脆弱還像個幹部麼！」

栓子嫂一聽，立刻擦乾淚。

老七問她：

「你還要不要栓子啦？」

栓子嫂又難爲的哭起來。

其實，這只是一方面；另一方面，她十七年盼的哭的是誰呢？栓子嫂多聰明，在封建社會裏不管男，不管女，窮人那個不是鬼！誰害得栓子妻離子散？誰把栓子當鬼使喚？到底怨誰呢？栓子嫂很明白。

老七一定要追出個「答覆」，大媳姊妹們也圍着勸勸。好久，栓子嫂才從淚光裏嘆喏的哭了：

「唉！千不看，萬不看，看在毛主席和大夥的面上吧。」

十

這一晚上，進士第熱鬧的像是滾了鍋。——窮弟兄姊妹們一致的意見，叫他倆重結婚，就進士第！就在進士第！就在今天！就在今天！看看天下到底是誰的！

全村的老少爺兒們大媳姊妹們都跑來賀喜。但見正廳上明燈亮燭，金晃晃的，好像大白天一樣。衝着門擺張紅漆八仙桌，上面掛着紅緞子桌幃，上面鋪着鳳凰大展翅；當中擺了毛主席的像，左邊是「行禮程序」，上寫：

第一、拜毛主席；

第二、拜祖先；

第三、拜窮老少爺兒們。

右邊牆上掛一幅金翅金麟的紅緞子喜幛。這幛子，是當年豬頭相公和九尾狐成親用的，現在窮兄弟們把廢物利用，只把上下款換成新的：

上款是：

「陳大栓
王番英
夫妻大團圓新喜。」

下款是：

「農公泊翻身的老少兄弟姊妹們敬賀。」

中間四個大金字沒動，繡的是：

「福祿鴛鴦」

十一

拜完花堂，新人入新房了，大夥鬧鬧了一陣，還要忙着開會去，新娘下炕非去不可：工作正上緊，不去不像話！大夥攔住不讓去，老七說：

「不希吧，今晚上是初審狐狸精，明天開大審，你們再到吧。」

大夥退出來。姊妹們不少的晚走一步，留在窗外聽「說話」。

半晌，只聽得新娘開言道：

「你真罷了！能把人活氣死！怎麼糊塗到這地步？」

新郎吞吞吐吐的：

「唉！封建壓着咱，什麼人能聰明！」

「祖宗！十七年徒刑啊！若不是共產黨……唉！真也沒見你這個樣的！」

新郎像是站起來了，笑道：
「快不吹吧，我若早見着共產黨，比你靈巧的多啦！」

十二

晚上，九尾狐的初審，首先弄清楚了小石頭的下落：
原來這可憐的小生命，十七年前，被畜生們活活埋在陰宅裏，跟豬頭大相公當「金童」去了！

(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日)

翻身

馮紀漢

老橫頭被張無常弄的家破人亡，大兒子跑了，二兒子被李連祥（註一）活剝了；大兒媳婦也被張無常賣了；他底小孫子寶燕也去給人家當了車後崽（註二）。老頭子沒有法，打架沒有人，打官司沒有錢，只好把他的冤柱淚往肚裏嚥。他也從他家的破房子裏被趕了出來，住在村東頭的關帝廟裏。

春天，愛國自衛戰爭，在冀魯豫打的正是熱火朝天，在禹城縣八路軍打走了李連祥，萬子街才算是晴了天。

萬子街一解放，村裏就成立起來了農會，到處都掛起了毛主席像，人們都喊着訴苦，區聯合會，就住在這裏，孔區長和梁主任，天天在村裏講窮人翻身和土地還家的事，窮人們高興起來。只有老橫頭心裏還有些不自在：「訴苦，訴苦，兒子不在，媳婦不在，孫子也不在，苦叫誰訴？……」老頭子也買了一張毛主席像，把他貼在關雲長的泥胎上，他天天向毛主席求着：「毛主席，人家都說你靈驗，你顯顯靈，叫俺金發回來……」

果然不錯，萬子街區開訴苦會的前一天，金發回來了。他到關帝廟裏找到了他爹：

「爹爹，我回來了。」

「啊！……」
老頑頭揉揉眼，不錯，就是他的兒子金發回來了。那能錯嗎？他那高鼻梁大眼睛，眉骨頭上還有一個大黑雀，就是走到外國，老頑頭也認識他。老頑頭又喜歡又傷心，伸手抓着了兒子的胳膊，老眼裏流出了熱淚。

「金發，這二年你在那裏？」

「我在西面，那裏是八路軍的地面，一聽說打走了李連祥我就回來了。在那裏我打了二年長

工。」
老頑子把兒子拉進廟屋裏，指着神台前那領破席，又指指牆角裏用三塊磚頭支着的小鍋。

「咱的家當就剩這樣多了。」

金發沒吭聲，只緊緊的攢了攢拳頭。

「金發從你走了後，張無常把咱家弄零散了，他底牛叫誰牽走了，說是你，麥糠叫誰用火點了，也說是你。你一走再也還不完他底賬，咱底房子他拆了蓋成了瓦房，你兄弟把他告到李連祥那裏，說你兄弟通八路，叫李連祥把他活剝了。……」

老頑子用袖子揩了揩淚，握着了孩子的手。

「金發，你爹對不起你，因為張無常逼着，他把你家裏也賣了，賣燕也跟了去。……孩子，我老糊塗了，對不起你和孩子，可是我有啥法，人家有勢有錢，人家只用四指寬的紙條就把咱的命送了。」

金發頭上冒着汗，又一脚把支着的小鍋踢開。

「爹，我回來就是找他算賬的，這狗東西我得去找他去。」

「金發，不能着急。……」

老禎頭一把沒有拉着，金發就出去了。

二

張無常是李連祥的坐地探，專門探聽共產黨八路軍的消息，是萬子街的一霸，誰也得怕他三分。他是張金發的死對頭，他灌過金發源水，叫金發上過禎子，那啥法，人家有李連祥當台柱子，雖這樣說，人家金發也不是不掙氣的人，他採取的辦法這樣：「雞蛋碰石滾，碰不破你，我也得暈你一下子。……」就在大前年麥天，張無常場裏麥垛，就被金發點着了。點着了麥垛，他整算惹的這個禍可不算小，就連夜跑走了。

金發從關帝廟出來，在街上碰見了穰穀老和鴻喜，鴻喜是個拐子，穰穀老是二十七八歲的小夥子。因為鬼子在時，他家種了畝半穀子，他被抓走給鬼子修壩堡，家裏穀子被草吃了，穀地裏不見穰穗子，出的却是穰穀老，他修堤回來，連穰穀老也沒有了。他娘氣的白瞪眼，「出了穰穀老，都是因為你呀，你呀，……穰穀老……」這樣穰穀老就成了他的外號。

「聽說你回來了，俺們就是去看你。」

「狗日的張無常可把我家糟蹋苦了，我得找他拚去。」

鴻喜笑了笑，拍了拍金發的肩膀。

「你怎麼麥稽火性還沒改，現在張無常已經握在咱們手心裏，還着急幹啥？咱村裏受他氣的也不光你，再說還有外村裏，就是你一下子把他糞死，別人的苦也訴不了。現在區裏爲了給咱們窮人撐腰，已經把他關起來了，有翅膀他也難飛。」……

穰穀老點了點頭，也插了嘴：

「金發，鴻喜說的對，幾年就等了，那在乎這兩天，俺們來找你，是叫你參加農會，我是農

會長，鴻喜是農會裏組織委員。」

「咱們聽說你在八路地面混了二年，這些事比俺們懂得的多。」
他們又回到關帝廟裏，商量着萬子街窮人翻身的事。

二

全萬子街區，在萬子街開農民訴苦大會。

會還沒有開始，就從西北刮來了大風，大風捲着訴苦農民的紅旗，訴苦台上一人高的布毛主席像，也動起來了。響了三聲炮，就開始開會了。先走上訴苦台的是共產黨的代表：

窮弟兄們，窮大娘們，窮大爺們，以前是地主吃飽餓死在咱頭上，把咱壓的不能喘氣，今天咱要翻身，咱要把咱身上骯髒土拍一拍，從地下爬起來。過去誰喝了咱窮人的血，咱叫他再吐出來，地主殺了咱的人，就叫他抵命。我們共產黨是永遠和窮老百姓在一起，到會的窮兄弟們，受苦的大娘們，受難的大爺們，咱今天要有仇報仇，有苦訴苦，有冤的伸冤，咱要把咱的窮根刨出來。我們共產黨有軍隊有黨員來給大家撐腰，有民主政府來給我們撐腰，大家還怕啥？咱們快起來幹吧！起來和地主們拚，咱搞了地主，要是地主敢報復，他殺咱一口，咱就殺他全家，只要咱們窮人能齊心，翻身就會翻好。大家好好記着：樹是窮人栽，地是窮人開，房子是窮人蓋，這些都是咱窮人的血汗換來的，樹木還家，土地還家，房子還家，都是合理合法的。」

人們都在盤算着自己的心事，誰也沒吭聲。停一會老頑頭心裏悶不着了，他走上訴苦台，他的花白鬍子在風裏擺着，上了台，他先給毛主席磕了個頭，還沒站起來，就哇哇的哭起來了。

「毛主席你聽着，張無常把我家制的真苦呀！」

張無常你這狼心狗肺，……毛主席，我難過的很，我說不出來，……」

老橫頭又要給毛主席磕頭，還沒有跪下，就卜通一聲倒在台子上了，孔區長忙走上前，把老橫頭扶起來。

「老大爺你別難過，你的仇能報，把你的苦給大家說說吧！」

「孔區長你給我作主。」

「對，對，我給你作主。」

「毛主席，你也幫給我作主。」

「毛主席也會給你作主。」

「好，好，只要能給我作主，那啥話就好說了，張無常把我一家弄零散了。我大孩子金發，在村裏誰不說他是個老實人，張無常的牛丟了，說是俺金發給他牽走偷賣了，他把金發弄到他家打了一頓鞭子，灌了一頓涼水。俺孩子沒有法，惹不起他，就逃走了。孩子一走，事就變大了，他上李連祥那裏打了個報告，說銀發在家窩八路，說銀發是共產黨的密探。半夜裏就把我和銀發綁走了，李連祥自然相信他底坐地探，就把我二兒銀發活剝了，俺銀發說：「叫我死，我就死，我不怕，就是一點……我自小就沒有娘，是我爹把我拉扯成人，沒死前，我得給我爹磕個頭，也不枉我爹拉把我一場，爹……我……給……」孩子的頭也沒有磕成，我就被打出來了。……」

「我一回到家裏，啥東西也都光了，就是幾間破房子也被拆了。回來找媳婦，媳婦不在，找孫子孫子不在，後來才聽說媳婦是張無常逼着把她賣了。張無常，你逼走了我大兒，害死了我二兒，賣了我媳婦，拆了我底房子……你叫我無法過，我住在關帝廟裏，我拉棍要飯……毛主席你又得給我作主……」

老橫頭又卜通倒下了。台下的人以前是流淚，後來却哭出聲音來了。風也刮的更大。訴苦農

民的紅旗也飄的更厲害。這時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，跑上了訴苦台，他一上台就拉着了孔區長的手：

「孔區長，你作主把我娘要回來，娘呀，娘呀！」

孩子在台人大哭起來，老橫頭一看，就是自己的孫子寶燕。

「寶燕，是你嗎？」

「啊，爺爺……」

老橫頭一看，寶燕這個樣：長頭髮，也不知多少天就沒有洗過臉，衣裳上的補綻委補綻，往上一看，哎！頭上的虱子亂爬……老頭子更難過，他暈倒在台子上了。

四

訴苦會上幾千人的眼睛都向外冒火，胸脯上都被淚弄溼了，寶燕這孩子雖說小，嗓子眼却不細。

「我爹跑了，張無常說我爹牽了他家的牛，點了他家的麥稼，他就逼着把俺娘賣了，我跟着爺爺要飯，要的飯不够吃；我爺給人家磕頭，求爺叫奶奶，人家才叫我娘把我帶去，跟了我娘去，那家也不把我當成入，村裏小孩都叫我車後遊。人家這樣叫我，我害臊，我就背着娘跑走了。回家來怕我爺看見難過，沒有法，我就在外面要飯……我娘在那家也是受氣，孔區長你得把俺娘要回來。」

寶燕跪下要給孔區長磕頭，被孔區長上前攔着了。

「該把張無常槍斃。」

「這老雜種就是壞，該把他的腦袋搬搬家。」

孔區長說：

「大家別嚷了，我們已經把張無常扣了起來，怎麼辦，要看大家的意見。」

「萬子街的農會主任糠穀老，跑上了訴苦台。」

「張無常在俺村做的惡事，三天三夜也數不完，大家已經聽過了，老槓頭的一家，就是他制零散的，賣燕家娘賣到了那村，那村還得把賣燕家娘送回來。賣燕家叔銀發就是張無常害死的，咱也不能叫他白死，咱們活着的人翻身，他當了鬼咱也得叫他翻翻身，還沒有把張無常槍斃以前，叫他家請兩班子鼓樂，叫張無常的父子們披麻戴孝，咱大家夥，來祭祭銀發的冤魂……」

五

第二天訴苦會上的農民，每個人胳膊上都綁了一塊白布。兩班子鼓樂早吹起來，吹的叫入難受。人們像潮水，像才出蜂箱的蜂羣。人羣向萬子街村南亂葬崗裏湧着，鼓樂在前面走，張無常披麻戴孝，兩手還捧着老盆，張無常穿着孝衣拉着地，他底兩個兒在兩邊扶着地，也是穿着大孝。孔區長扶着老槓頭，金發扶着賣燕跟在老槓頭的後邊……

銀發的坟沒有人添，已經早長滿了荒草。

一到坟跟前，老槓頭難過。二年前的事就像閃電，又在他底眼前出現了：銀發被李連祥的兵綁着。滿臉打的都是血道子，銀發有氣無力的說：「叫我死，我不怕，只是丟下俺爹一個怪可憐，老總，我爹從小把我拉把大，叫他受我一個頭吧！……」

「銀發，你死的冤枉，你死的好苦呀！」

金發心裏更是難過，他一看見他兄弟的坟，就把賣燕撒開了，哭倒在銀發的坟跟前。

「兄弟，我對不起你，我惹了事，我竄了圈，連累你死的冤枉……」

張穀老從人羣裏擠出來，萬子街的人們也都擰着往前頭擠。張無常父子們也在銜後面前頭着，張穀老和鴻喜手裏都拿着劈柴棒……

「鼓樂往前來，」人們喊。

兩班子鼓樂奏着哀樂，更往前走了走。

「吹孝子祭祖。」

「張無常快捧老盆。」

「噠噠噠的，的的的噠……」

張穀老和鴻喜的劈柴棒，早像雨點一樣的打在張無常的身上，頭上、臉上……

「張無常孝帽子已經給你坎在頭上，你怎麼還不哭爹，哭……哭……哭……」

張穀老說着照臉上就是兩棒。

「哎呀！我底爹呀！」

「哭，哭銀發爹，」

後面的人還嫌張穀老打的不頂事，人們更亂了，爭着往前去，到張無常跟前，男的用腳踢，女的往他臉上貼鍋餅，寶燕和兒童團的小孩子，忙着從地裏拾坭塊，回來就往臉上砸……

張無常平常的威風沒有了，唯說鼻子下面還是以前八字鬍子，但已經不能在萬子街上擺四方步了，也不能再說：「你們這些窮神們，三天不理料，你們就惹上房子搗瓦。哈哈……」

「我的銀發爹，你的不孝兒子張無常把你害死了。」

「噠噠噠的，的的噠……」

張無常只顧哭，老槓頭已經把淚哭乾了，從銀發坎眼處爬起來，身上的土也不拍，就向跪着的張無常撲去。劈把手打掉了孝帽子，照臉上就是一口。

「把你老雞種吃了，也不解我底恨……」
張無常兩個兒子，想上前護他父親，還沒到跟前，就被糠穀老他們用劈柴棒打倒在地。

「把你爹的虎牙就敲了，你這兩個養小子還想長翅膀。」

人們的哭聲停止了，哀樂也不奏了。糠穀老來代表萬子街的窮爺們，來祭奠銀發：

「銀發要是你的冤魂不散，你聽着，你死的冤枉，那啥法，那時不是咱窮人的天下，張無常在村裏哼一聲，咱窮人吓的就打哆嗦。現在咱窮人的日子熬到頭了，毛主席領導咱們翻身，銀發，要是你能活着，那該是多麼好呀！銀發咱村裏比你大的窮爺們，誰不說你是個好孩子，年歲和你一樣，在土坨窩和你玩過尿泥的朋友，誰個不說你老實。銀發，你是地主害的，你死的冤枉也是因為地主。村裏窮爺們要給你報仇。不呀，不光是咱村裏的窮爺們，銀發，你看呀！……」

糠穀老回過頭來，指着黑壓壓的人羣。

「銀發，你看呀！成千成萬的窮人都起來了，我們都一條心，來為你報仇，銀發……」

糠穀老說完了話，人們又動亂起來了，萬子街的動亂的更厲害，鴻喜又用劈柴棒打起他們父子三個來，赤手空拳的也擠着要奪那劈柴棒：「你們是村幹，打也不能包辦，也得叫俺打兩下子。」

糠穀老的老婆也拚命往前擠，「我也得打他兩下子出出氣，那年災荒時，我做好了一對鞋賣給他，說的是十斤糠，拿回來一稱只有九斤半……」前面的男人沒有叫媳擠過去：「你娘們家手輕，還是叫漢子家打，糠穀老早就把你的打過來了。」

這時金發也清醒了過來，一看見張無常還躺在地上翻白眼，更是仇人積見分外眼紅。他走上前一腳踢在臉上，又一腳錫在鼻子上，血像水泉一樣的流了出來。

「張無常你沒有人心，你把我制的真苦。」
金發又一脚踹在腦心門上，寶燕不知從那裏找來了一塊石頭，也用力的往頭上砸，糠穀老等人的劈柴棒也打的更兇了，把張無常的花紅腦袋打了出來。

六

農會裏通過了換房子的決定，窮人家的房子不好，去住地主家的房子，叫吃飽露去住窮人的破草屋。糠穀老擇了個黃道吉日，舉行全村大換房子，就在換房子的這天，抬轎去接寶燕家娘。這天又請來那兩班子鼓樂，農會的赤貧農都穿上了分的地主衣裳，中農也像拜年一樣換上了乾淨衣裳，到窮人家裏去道喜。老槓頭自從關帝廟搬出來以後，就住在農會的老辦公處裏。這天早上，老槓頭就穿上那件分的老羊皮襖，雖然按氣候說，已經不是穿皮襖的時候。寶燕這孩子也剃光了頭，金發也拾掇的乾乾淨淨，但他不大在家，老是忙着農會裏的事情。

早上老槓頭家裏就不斷人，全村裏的貧中農都來給他道喜，糠穀老還想了個妙法，就在這天，換房子的貧農坐在椅子上，叫地主們抬着，他還計劃着把寶燕家娘接回來，叫和金發重新拜堂入洞房。兒童團一早就到張無常霸佔老槓頭的院子裏，把那兩所瓦房打掃的乾乾淨淨，窗戶上還糊上了紅紙，石榴樹上掛一掛大火鞭，院子裏也擺好了天地桌……

大家吃罷了早上飯，鼓樂在老農會辦公處門口，的的噠噠的吹起來，糠穀老領着村裏翻身農民，每人胸脯上都帶上一朵紅紙花，臉上都掛着微笑。張無常的兄弟瞪眼虎的父子們，還有張無常的三兒子……拾了三把椅子，椅子上罩着紅彩綢，這時金發也回來了，誰把他臉上抹了幾道子灰，因為他又要當新女婿了。

糠穀老拉着了老槓頭的手。

「今天是您家的大團圓，又是咱窮人換房子的好日子。我也給你老人家道喜來了。」他剛說了，鴻喜也拐着腿擠進來，手裏還提把酒壺。

「槓頭叔也得喝三杯，今天就要住新房子。」

「金發你也得喝三杯，今天你要當二位新女婿。」

「寶燕，你孩小，叫你喝一個，今天你娘就回來了。」

老槓頭和金發都喝了酒，寶燕不會喝賴過去了。

兩班子鼓樂吹進院子裏來了。

「槓頭叔，你坐到椅子上。」

「金發和寶燕也得……」

他們一家三人都坐到椅子上，瞪眼虎的父子們抬着從院子裏出來，鼓樂的噠着，萬子街的窮人從來就沒有這樣鬧熱過，誰做夢也不會想到窮人會得到今天的世面。

春天的太陽，把人們的心都照暖了，參加換房子的農民，那個人臉上沒有微笑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，誰給了老槓頭一桿旱煙袋，他本來不吸煙，這回却也把旱煙袋嘴在嘴裏，也讓煙氣從鼻孔裏噴出來，這樣他似乎還嫌不舒服，又把大脛壓在二脛上，這羣人到了張無常的內門口，瞪眼虎的父子們心裏盤算着：可該到了地方了吧，兩個人抬一個椅子，早泉的汗珠就有黃豆大，糠穀老看着他們放脚步慢了，上去就在瞪眼虎臉上貼了個鍋餅。

「瞪眼虎，走，別裝出那熊樣子，還得在街上再轉兩圈，你兒完親時，不是在街上坐着轎就過好幾趟嗎？」

人羣又向西去了，鼓樂在前面吹着，每個人的心都喜歡的生了翅膀。來到了區公所門口，孔區長早提一壺酒，在那裏等着：

今天是好日子，「老大爺我給你滿杯酒。」
孔區長給老橫頭倒了一杯酒。

「我代表政府給你道喜，你家又團圓了。」

老橫頭一口氣喝完了酒，嘴裏結了兩下，都沒有說出話來，還是糠穀老機靈，笑着說：

「孔區長，俺們翻身還不是因為你們的領導嗎？」

只幾句話工夫，人羣又向前面去了。

換房子的人羣在萬子街轉了二十多圈，老橫頭回到他新換的房子裏，已經是晌午大家吃飯的時候，老橫頭從椅子上下來，就往院裏去，却被糠穀老攔着了。

「橫頭叔，你別慌，還沒有送宅主進宅哩。」

糠穀老把十五家地主都收拾了來，吹着鼓樂，向着房子的新主人行四叩禮。

「橫頭叔，你的家也都收拾好了，你看吧，不行的話，叫兒童團來幫忙收拾……」

「糠穀老，你今天太辛苦了……」

房子是瓦房，要比他住在關帝廟裏闊氣得多，老橫頭和寶燕住的是堂屋，屋裏啥東西都放的很齊整，堂門牆上掛着毛主席像，還有八仙桌子，椅子……，分的幾床被子也很齊整的鋪在炕上。老橫頭又到東屋裏看看，收拾的更講究。老頭子還沒有從兒子屋裏出來，院子裏一陣吶喊，說是花轎來了；老橫頭就急忙的往外走，石榴樹上掛的火鞭，已經劈劈拍拍的響起來。等老頭子走到院裏，證眼虎父子們已經把下轎的新娘抬到天地桌跟前了。寶燕家娘也穿上了新衣裳，頭上還蒙着一塊紅綢，鼓樂吹起來了，糠穀老把金發推到寶燕家娘跟前。

「別臉皮薄，拜天地吧！」

一聽說新娘到了院裏，寶燕也從他爺屋裏跑出來，一頭撞在他娘的懷裏，哭了起來。寶燕家

娘始終沒有把蒙在頭上的紅綢揭開，一聽見是寶燕在懷裏哭，就難過的了不得。出乎波穀老意料之外，他原來想這是一場大喜，人們一定大笑一場；誰曉得大家一看寶燕母子們哭的怪傷心，誰還會笑呢，金發蹲在天地桌跟前哭，老橫頭難過的躺在地上打滾。周圍的人都落了淚，兩班子鼓樂也停止了吹，他們眼裏也噙着淚花。

「橫頭叔，金發哥，今天是大喜，別再難過了。」

「寶燕領你娘到屋裏去吧！」

寶燕家娘，比誰都難過。張無常逼着把她賣了，自己男人不在，兄弟叫人家剝了，公公老了，孩子又小，有誰來給她出氣？……在那個男人家裏，寶燕不是他的，自然也不親他。孩子小正需要爹娘看管，人家的孩子都有爹娘親……但是寶燕沒有，爹雖沒有死，娘也沒有死，可是寶燕的爹娘都失去了照管自己孩子的權利呀……！人不是石頭，寶燕家娘怎麼會不難過？寶燕扶她到屋裏去，她兩腿軟了，她站不住，她倒在地上了。

七

老橫頭換了新房子，兒媳婦也回來了，夢想不到的一家人又能團圓。他家四口人分了十六畝地，麥子長的青絲絲的真可愛。老頭子近來精神有點失常，白天到處跑，一會也不能在家裏露；到地裏看着分來的地，看着麥苗，他喜歡，……這是從他記得事就沒有過的，他躺在地上，又怕壓壞了麥苗，一骨碌爬起來，起來又嫌離麥苗太遠。這地是他的生命，過去是給人家種地，後來連地也種不上了，現在地成爲自己的了，老頭子怎麼會不喜歡！

一到晚上老頭子就做夢，一閉眼就看見了銀發，他眼睛白瞪着，滿臉血道子，要殺他的人在後面追着，「爹爹，救救我……」老橫頭醒了，銀發並不在，窗外是漆黑的春夜。寶燕在炕那頭

安靜的睡着，還輕輕的打着鼻鼾，老頭子睡不下去了，爬了起來，跑到堂門裏，鞋也沒有穿，從牆上把毛主席像搗下來。

「毛主席，我比你掛的太低。」

「毛主席，應當把你掛到地方。」

老頭子跑到院裏，去找梯子，找了一圈又空手回來，他驀地想起來了，對！張無常那個新梯子分給糠穀老了；他又摸黑跑到糠穀老家去搬梯子，梯子搬回來，他拿着毛主席像爬上梯子，把毛主席像掛在房簷上；不行！這也太低，掛在這裏，天天風吹日曬，不是敬恩人的地方，他從梯子上下來，到廚房裏拿出了斧子和菜刀，又跑到關帝廟去了，用斧子向着關二爺身上就是劈。

「滾你的蛋！叫毛主席坐這……」

「屁的關二爺，有啥用處？反正窮人碰不見好財神。呸！滾你的吧，我叫毛主席……」

一刀又一刀，一斧又一斧，糠穀老在關帝廟東屋裏睡，晚上辦了公沒有回家歇。出來一看原來是老橫頭。

「橫頭叔，你怎麼半夜裏跑出來了？」

「我要把關二爺的泥胎打了，叫毛主席坐這。糠穀老怎麼你翻眼，你不同意嗎？你不願叫毛主席坐這裏，我也得把你劈了，你敢過來，來！來！……」

糠穀老一看勁頭不對，老橫頭是瘋了。老橫頭手裏拿着斧子向他撲來，糠穀老轉身撒腿就往廟外跑，老橫頭在後面追，大聲的吼喝着：

「糠穀老，你不叫毛主席替關二爺，我要劈死你這狗腿子。」

糠穀老邊跑邊說：

「橫頭叔，毛主席是咱們的大恩人，我怎麼會不叫，你老回去歇歇吧！天已經大半夜了。」

穰穀老年輕，眼明腿快，轉了兩個圈，老槓頭就找不見了。

老頭子在街上走了幾輪，沒有碰見人，也就洩了氣。他正要還回到關帝廟裏去劈關二爺，在街東口遇一羣人，裏面有穰穀老、金發、鴻喜、寶燕……

「你老回去歇歇吧！」

「好呀！你們這羣人，張無常我認識你……我非劈了你不行……」

還是來的人多，把老頭子圍了起來。金發奪去了他父親手裏的斧子，把他拴在椅子上，但他却高聲的叫着：

「你們都是狗腿。」

寶燕一看爺爺發了瘋，吓的只是哭。

「爺爺……」

八

麥子秀齊了穗，葛子街又掀起了參軍運動。老槓頭的病養了一個半月才好了。穰穀老叫他多休養幾天，他不答應，他說：「我這快老沒用了，現在還能多幹點活，啥時候腿一伸，想叫我幹我也幹不成了……」沒有法只好由他，他還在農會辦公處裏敲着鐘。

一連幾天的南風，麥穗子黃的怪喜人。貧農分了地，也換了房子，有仇的報了仇，有冤的伸了冤。這一切都喜人，就是有一點，蔣二禿子還沒敗，不把他打敗，他就威脅着農民翻身得來的好日子。要是蔣二禿子過來了，地主這些雞狗們，又都飛上天，又都要踩在農民頭上，他們還會把地奪回去，把房子奪回去，把糧食倒回去……，更會把大刀放在你脖子裏，給你放放血……。用啥法才能堵着蔣二禿子，用啥法才能保着得來的好光景，別的沒有法，只有參軍去保田。

近兩天村裏開會也格外多。老張頭皺皺的臉勝痛，婦女們開會說：「丈夫去參軍，咱誰也不拉哩，誰誰能得模範……」農會的開會說：「年青的會員去參軍！家裏莊稼活都交給我們，地保險你們不跑荒……」就是老張頭也拍了拍胸脯說：「我倒退三十年，我就說：好！蔣二禿子你小子來吧，有種咱們來試試看……」兒童團別看年歲小，開會也做了決議：孩子小不會做重活，可以給軍屬拾柴火，我在地裏拔草，站崗放哨，就更行……」

「難說老和金發在背地裏也嘔咕了幾回，打算在參軍中來起帶頭作用。」羣衆都是看咱幹部，只要咱能帶頭，參軍的就不少。」

「對，對，」

晚上，金發回到家裏，先和寶燕家商量了一下，起頭想不開，後來經他一解釋也就同意了。

• 金發又去找老張頭商量。

「爹，我這回得去參軍去，我看透啦，不把蔣二禿子打敗，咱的日子就不能保。」

老張頭意思了一下，

「對，對……就是有一點，你和你家裏受了那樣大的折磨，才團圓不久，你，這話還得說

再來，你要去我也不攔你。」

「爹，受罪的不是我，倒是你……」

「金發，你別說這，我雖說老了，却還結實，前天糠穀老說，還要再分給咱一頭牛。這樣你走了也能對付，收拾莊稼我是行手。再說寶燕也十多歲了，在地裏也頂半個人幹活，你家裏也是勤快人，她也能打打雜喂喂牲口。你走了我在家也不會作難，你沒聽見鴻喜說的話嗎？」要是我鴻喜絕不撈。我早殺了頭名，參軍人家不要撈子，你們是好人，你們去吧！家裏啥困難，我都給你們解決。……」

九

錢穀老和金發帶頭參了軍，跟在他們後面的就有十來個。鴻喜是個拐子，不能去參軍，大家推他接錢穀老的農會長。

因為要送新戰士，村裏又忙起來了，特別是鴻喜，他拐着腿到處跑。寶燕家娘雖說也想開了，但在心裏總有一些說不出來的味道。她趕着給金發做兩對鞋，又用分來的布給他剪一身單褲袴，找婦女會的同志幫忙做。

兒童團格外忙，銅器天天鏗鏘鏗鏘地響，不是學唱歌，就是扭秧歌，準備送新戰士的時候拿出來。

送新戰士的那天，鴻喜本來打算請兩班子鼓樂，但是沒有達到心願，只來了一班，那一班被別村揪送新戰士請去了。新戰士都是披着紅氍着花，騎着鬥爭地主鬥出的騾子馬，……打扮的就像新女婿。就是新戰士騎的牲口脖子裏，也綁上了紅綢。錢穀老在排頭，金發是排二，……鼓樂在前面吹着，兒童團和姐妹團扭着秧歌跟在新戰士後面。送新戰士的人就像行雨的螞蟻一樣……平常鴻喜就沒有喊過口號，這回却變了，口號光想從嗓子眼裏往外冒：

自己的隊伍自己幹，自己的大門自己看。

老蔣打不垮，翻身翻不好。

人們呼着，新戰士也在牲口上舉起了手。

參軍打老蔣，才能保着飯碗和命根。

村裏人送新戰士送了五里半，人們還要往前途，但是錢穀老和金發攔住了，寶燕家娘光纏送的近，寶燕也想再送一截。鴻喜說：

『你們去了，放心的幹吧！家裏的事都交給我……』
村裏人們都這回來，只有錢德遠去把他們。

金發臨走時看了他家裏一眼，寶燕家裏也看了看他，誰也沒有言語，但金發卻拉著了寶燕的

『寶燕，好好在家，不要惹你娘和你爺生氣。』

『我知道！』……

新戰士們都騎着牲口走了，但是人們還不回去，遠遠的還看見新戰士披的紅，發出耀眼的光

老頑頭給村裏人們說：

『你看，現在參軍多光榮，又戴花，又披紅，比我當年完親體面的多。要是叫我倒退三十年

我真不在家裏蹲着，我上前線去，我就說，好，蔣二禿子有種咱來試試看……』

他的話把大家都引笑了。

『註解』

- (一) 李連祥——禹城縣的漢奸頭子。
- (二) 車後遊——大車後邊掛的油瓶，女人改嫁帶去的小孩叫車後遊。

畝半園子

田 生

谷麻子有一畝半園子，恰在魯三爺園子的一個角裏。要這一畝半地，變成魯三爺的，成個大方塊兒，那再好不過了。因為魯三爺是這一道街上的財主，手裏銀錢兩便。不用說這一畝半，就算十畝半，要叫三爺買，也不值個啥，誰也不會說三爺買不起。

可是谷麻子哩，一家三口人，娘和老婆，都和陸睦，又勤又儉。麻子才三十來歲，身股兒棒硬，一點兒嗜好也沒有，連口旱煙都捨不得抽，更是光知道做活兒。做完自家的，就給人家打忙工；冬天閑了，就拿小車子推脚，半點空兒也不閒。眼着是個治業手，那肯平白無故破產哩！說起來，三爺也早願湊成個大方塊兒；只是「狗咬刺蒿，沒處下嘴」。巧對那年老魁大伯，把一片宅子，換了十字街大老財八畝旱地，這件事轟動了全村。谷麻子也是一時高興，笑着說：「看起來，我那畝半園子，也是「幫金值金，幫銀值銀」呀！」

無線電傳到三爺耳朵裏，他也就笑着說：「行！給麻子打個回電吧！就算他幫着金銀的：我出個大價錢，他要多少吧？」

這邊麻子說：「錢？不用提！他拿幾畝換吧？」

那邊三爺：「哈哈！我是說鬧話哩；怎說當認真來！」可是背開又對他大長工老滿說：「

嘿！這窮小子，真是蛤蟆想吃天鵝屁！誰也不是傻子，人家大先生換的那片宅子，九畝澆灌地也蓋不出來……」

自然無線電慢慢又傳到麻子耳朵裏。「毯！一畝園，十畝田」，他要拿不出十五畝地，他也甭想！」麻子說罷，就又忙起活來。

一一

是個麥子快開鐮的時候，一天正午，麻子下地回來；老婆遞給他一壺涼開水。走出兩步，又扭回來說：「今兒前晌，西院老二姑，領着個小夥子來咱家，說是你個本家兄弟，和咱娘扯了半天話……」

「兄弟？」麻子喝了一口水，疑疑惑惑的說：「我那來得兄弟哩？」

老婆說：「看！你還不知道，我就知道哪？聽人家說從山西來的，不信你問咱娘！」

他娘在裏樹涼下一個草墩上坐着，長嘆了一聲，嘴裏空嚙了兩下，說：「這話兒可長啦！那當晚兒還沒你哩！你北院五爺死啦，你五奶奶出文書賣園子，咱手裏能有多少餘錢？不吧，就得跑到外姓。那當兒不值十五吊，咱出了二十吊。誰知人家魯大爺出二十五吊，咱咬咬牙也出二十五吊。人家又出三十吊，咱只得也出三十吊，園子才算到咱手裏。殮埋了你五爺，你五奶奶帶着小喜子改嫁走了；可把虧空給咱套在脖上啦！唉！爲買園子，揭借了二十吊錢，俺和你死鬼爹，受死受活幹了好幾年，也攢不清利錢。後來逼得賣了村南三畝地，才算歸清人家。看窮人置地，有多遭難！……」

麻子在他娘跟前一張破藤片上坐着，早聽得不耐煩了。一看他娘又想打唉聲，就緊插嘴說：「這個我知道，你說過幾千回了。我問怎來的本家兄弟？」

娘白瞪了他一眼，又嚼兩下空嘴，說：「你急啥？就是這個。你五奶奶是個好人，和誰也沒吵過架。她娘家是金廊的，和你西院老二姑是鄰家。她改嫁時，小喜子才八九歲。她嫁到那兒？早前我也摸不清。光聽說「她娘家把她賣到山裏哩！」今兒前晌，你西院老二姑，說她嫁到山西樞次縣，那家待她娘倆還不賴。到小喜子十八九歲，給娶了一房媳婦，才生出你這兄弟來！他叫啥？我……」

這當兒，老婆恰給端上午飯來，就緊接嘴說：「谷鳳海，小名叫林子！」

娘放下飯碗笑了笑，又接着說：「是啦！叫林子，今年二十三歲啦；長得還很體統！小喜子是你本家叔叔，林子還能不是你兄弟？」

麻子說：「怎俺喜子叔沒來哩？」

娘說：「俺也是這樣問來！林子說，他爹他娘都死啦，就剩他孤身一個人，山西家也沒啥啦！他說不打算回山西啦，盤算不在咱魯村落戶，就在金廊他老老娘村裏落戶哩。今兒是專爲來看望咱，偏你沒在家！」

麻子說：「爲啥不讓人家吃過午飯走？人家大遠來了。」

娘說：「該沒哩，人家硬不吃！說怕誤了公事兒……」

麻子緊問：「公事，啥公事？」

娘說：「警備隊。聽說人家還是個小頭頭哩！」

麻子把鼻子一敲縱，臉一扭，「哼！啥警備隊？漢奸！」原來麻子當當快，常受警備隊的剝削，簡直一聽警備隊三字就頭疼。因此，他打了個嗝聲，又給他娘說：「娘！咱惹不起這號人，以後少和他親近。我知道，這號人六親不認……」

麻子吃完午飯，剛放下碗，忽然來了個自衛團，說：「保長叫你哩！」麻子心裏就是一哆嗦。問自衛團爲啥事？自衛團也說不上來。不時不响，也不像叫出快。「見保長就有三分災！」不去，又覺吃不開。硬硬頭皮，還是去吧！反正到那兒就明白了。

這真是個想不到的場面！麻子一進村公所的辦公室，保長緊哈腰立起來，臉上又是笑嘻嘻的，讓坐，讓煙，讓茶。……

麻子一看保長對他這樣，不覺不由把一顆害怕的心，撲咚一下，也就丟到東洋大海哩。睜了兩句，接着放開胆就問：「有啥事？」

保長沒答腔，先點着一枝香煙，坐在椅上，緊吸了兩口，才慢條絲縷的說：「別着急！你不抽煙，就喝碗茶。不值當的，一點小事兒！」他用手捧一下小東洋鬚，又咳嗽兩下。「你有個本家兄弟吧？叫谷鳳海！在咱皇軍裏當班長；從前在山西住家，是不是？」

麻子把臉一紅，沒聲，光點了點頭。

保長接着說：「這人頂不壞！我看他「少年老成」，將來，很有作爲；對你們谷家，真是個光榮哩！今兒前响，在這兒坐了會子，哈哈！說話真痛快！老實說吧，咱村，誰都比不上人家！」他又緊吸了兩口煙，「看人家，說話的樣子，手裏還，很有幾個錢！說不想回山西啦，要在咱魯村落戶；你知道不知道？」

麻子說：「我也剛聽俺娘說來。」

保長說：「這就是啦！人家打算，先贖回點地，然後再買一小片宅子。當然，當然再娶上個「花不冷燈」！哈哈！你說好不好哩？可是，話又說回來啦！人家說，你那「畝半園子」，從前是

人家的，典當給你父親咧；如今，要回贖哩！他當面，不好意思跟你說，所以……」

麻子聽到這兒，心裏扎一股子，頭上立時冒出汗來。往起一站，緊說：「那，那裏？這明明是俺們的死契，怎說是當的？」

保長把眉頭一皺，「聽！照你說，這算人家訛你吧？咱村「鞭荏子」有的是！大片好地也有的是！怎麼也不張三，也不李四，單單要贖你谷麻子的？無風不起浪！要沒這回事！爲這一星子地！看人家的樣子，也不值當的損良心！」

麻子一聽這個，更急啦！他覺着保長最後的那種口氣，倒像是說他壞了良心。不由得含着淚花說：「那，那是幾十年的事咧！當時沒有他（指谷鳳海），也沒有我。就，就算我記不清，現放着俺娘哩！俺娘是個證兒……」

保長哼了一聲：「算了吧，別說了！少不得還拉你老婆，當證兒哩！頂不了個屁事！谷麻子你也別拿哭佔理。我當保長的，一不向潘，二不向楊，一手托兩家。這樣吧，我給你，出個主意！常說：「地憑文書官憑印」，你既然買地，就有文書！把你那「紅契」拿上來；你有沒有？」

麻子擦擦淚說：「有。你略等等，叫我拿去！」

文書拿來了。保長把文書按到方桌上，鼻子裏笑了一聲，「噫！這點子小事，就這樣麻煩！把文書放到這兒，你先回去吧！等我給他交代；說妥當了，再差人叫你。……」

四

麻子從村公所回來，到園子地裏盤坐到天黑，一點活兒也幹不下去，晚飯也吃不下去。心裏老是想：「真是天上掉下來的鴈！保長雖說：「地憑文書官憑印」，人家有勢力，要硬贖可怎辦

？保長說他是一手托兩家的，不能不管。可是這年頭的保長，那個不是一只扶竹竿，不扶井繩？……嗟呀！我把文書放到那兒，萬一損壞了，可怎麼辦哩？……他翻來覆去的，一夜沒睡好覺。

本來保長囑咐他，叫他等着，說妥當了，就差人來叫他，可是他等不得。

第二天一明，麻子就跑到村公所，公所門還沒開哩。吃了早飯又去，公所門開了，保長還在他家睡大覺。他家深宅大院，喂着兩條惡狗，怎敢去叫哩！

等等又等等，保長邁着四方步，大搖大擺的來了。東巴巴，西瞧瞧，支應支應這個，支應支應那個，又是老半天，也插不上嘴去。直到麻子蹲在門角落裏，打起盹來，才算消停了。

保長喝了碗茶，點着香煙，吸了幾口，往椅背上一躺，又坐起來。猛可的大喊一聲：「谷麻子！錢兒上說吧，辦不到！」

麻子一哆嗦，趕緊站起來，像喝醉了一樣，眨眨眼：「怎，怎麼？」

「怎麼？」保長又從鼻子裏笑了一聲：「噫！你這文書！是今年春天新補的，不頂事！『老契』才行哩！」

「怎不頂事？」麻子說：「村裏打着鑼，叫換的『日本文書』，……」

保長把桌子一拍：「放屁！叫你們換文書，是叫換自家的。莫的，你把村裏地，都寫成你的；村裏地，就都成你的嘍？真是，豈有此理？總而言之，沒老文書，都算假捏造。」

麻子往懷裏摸了一把，又拿出一張：「俺就防這一着，怕又來回跑，今兒帶來啦！」說着，就把文書往保長手裏遞。

保長不接，把手一擺：「我不用看，你換文書時，我就知道啦！你那是『小稅』的，在『白契』上，只打着一顆官印。那樣稅省錢！怨你爹娘，愛找便宜！不頂事！」

麻子一聽說不頂事，急得渾身打顫，往起一蹦：「唉呀！俺不活着啦！……」——保長又把桌子一拍……

他倆正在嘔噁，忽聽門外：「噯噯噯？這是噯噯噯？」

只見保長立時變了個笑臉，說：「谷班長，哈哈，哈哈！請坐，請坐！」

麻子扭頭一看，進來個壯小夥子，約廿二三歲，兩眉大眼，上身穿着白褂，下身黃軍裝褲子，腰裏還掛着個刺刀，在屁股後背背着，就知一定是谷班長。再見保長給人家忙著點煙倒茶，七分害怕，三分不好意思，就文暱到門角落裏，不再噴腔了。

略一緩和，保長又一抖精神，把眼往左右一掃，開言道：「麻子！這不是谷班長也來啦？咱們……」保長剛說到這兒，忽見那個谷班長，還向前起來，衝着他——「噫」使了個敬禮。鬧得他也趕忙站起來，緊點頭哈腰，可是很不自然。

保長仍然說：「咱們，當面鼓！對面鑼！誰有啥理，誰擺出來！這是，家務事，也不用，犯拘束！」

谷班長也就緊接着說：「哈哈！麻子哥！昨天我去看伯母，偏對你沒在家；今天咱弟兄可見面嘍！……」

說着，說着，就又談起那「畝半園子」來。開頭兒，都還講些面子，後來各說各的理由，你三句我兩句，漸漸就頂開了。

最後，谷班長把眼一瞪，擠住刺刀把子：「我看是給你留臉不覺！什麼出了三十吊錢買的？什麼爲搶利錢賣了三畝地？那儘是鬼話。還用細說？保險是欺俺奶奶「孤兒寡婦」硬霸佔的！」——顯而易見，他倆是鬧翻了。保長裝腔擺勢的，就趕忙勸開。先給了班長幾句好話，後把麻子拉勸另一個屋子裏。連威帶勸的說：「麻子，你想想吧！犖大一個蔣主席，還把全中國交給咱日

本，何況是你？這年頭，就是與勢力！不信，你試試說說；保險，你到那兒也不行！聽着我，乾脆讓人家贖回吧！……」

這當兒，麻子心裏好像亂刀子割攪，本想大哭一場；可是又急又恨，反倒沒了眼淚。左思右想，也實在沒別的辦法。又經保長好三句歹兩句的解勸，加上他平素又害怕警備隊，不知不覺也就轉化下來。

可是提到贖地，又得談錢項：要按事變前的行情，制錢四吊，頂一塊大洋；三十吊才七塊半。如今制錢該按啥數？況園子裏還長着麥子？麻子把這意思向保長一說。

保長說：「那好辦。他有錢，橫豎不能虧待你。我前頭不是說過？「錢上說吧！」就是這個意思！」說罷，保長又跑到谷班長那裏，鬼鬼祟祟的套弄了一會兒。

三個人又到一處了。保長從中說：「班長，橫豎你，是有辦法的！麻子，你也得「侃快」點兒！麥子，你種的，還讓你割！也甭說制錢呀，也甭說大洋啦，哈哈！說「準備」吧（指鬼子統治的準備銀行票）。就按這「三十」的數目說：班長，我知道你是個痛快人！再給你哥加兩倍！拿出九張十元的「準備」來吧！」

「我贊成！」班長邊說邊掏出一張「百元」的準備票子，往保長手裏一遞：「也甭回找啦！全給麻子哥吧；就算我孝敬俺伯母啦！」

「哈哈！痛快，痛快！」保長右手接過票子，左手伸着大姆指頭，表着很歡迎的樣子說：「麻子，看看人家！真沒白在外場混！不能說對不住你吧？」

班長又緊接着說：「我這人，生就是個茅草性子。你要「仗義」；我就「輸財」。別看咱剛才吵了兩句，說回來咱還是本家弟兄。我贖回園子來，我也養種不了；將來，將來還得叫你種。

……」

五

麻子被保長好說歹說，九分壓迫一分勸，只得把那張「準備」票子拿住了。要按這「一百元」說，確實比起「三十吊」，多了不知多少倍。可是他記得他娘說過：買園子時，五百制錢一斗米，三十吊能買六石；如今每斗米價三十五元五，百元不能換三斗。這個賬，麻子算的也很清楚。不過人家說：「錢是錢，米是米，那時用的錢，不是用的米。」他拿着百元的「準備」票子，又恨起這「錢」真不值錢了。

他又想：他那園子，比誰家的也肥。一畝麥子，收成能頂二畝。收割了麥子，再種白菜，賣下錢，能繙五畝產量的穀子。這下子可完啦！不是霸佔是啥？娘知道，要生氣哩？老婆要着急哩？鳳海說還讓我種，是不是一准哩？

他又解勸自己：鳳海不會養種，准叫我種。一年多出幾斗租糧，無非冬天多推幾趟脚，這倒不要緊。就是這般主意：先不對娘和老婆說實話，哄一會兒算一會兒！

他強打精神走回家，該做啥就又做起啥來；可是心裏，老忘記不了這件事。

過了兩天，割罷麥子打罷場，仍不見鳳海到來。麻子心裏又想：我打算租人家的園子，還誰等人家來就我說麼？找去吧，又不敢進營備大隊部。想了又想，還是找保長吧！他要給說妥了，不怕破這「一百元」，請請客也行。原來他，自從和保長交涉這兩次，把害怕保長的心情，老實說，也減去了幾分。

他這次進了村公所，保長仍對他很有和氣。讓坐讓茶後，還沒等他開口，保長就說：

「麻子！你知道不？鳳海這又在金廊落戶呀！說那兒啥都便宜。所以，他出了文書，打算賣他那「畝半園子」哩。論新章程，新法律，「事由主便」，人家願賣給誰，就賣給誰。可是，我不

能越過咱們的舊齊俗！聽得先讓一讓「近門當支」！我，正說差人叫你，你來啦！很好。依我說，你，留下吧！你又知道，這園子的身分！……」

麻子一聽這個，氣的渾身發顫，呆呆地癱到那兒了。嘴裏酸鹹苦辣都有，就是管不出一星兒甜。好像有塊火團，由腦門通到脊梁，再由脊梁串遍全身；忽然又聚到心頭，覺着熱辣辣地，忽也想不出頭緒；最後火團鑽進嗓子，凝成坨塔，嘔，嘴也變成唾叭。他——麻子，眨眨眼，看着保長，見保長對他發笑，是「挖苦」的笑！

他想說買，聽他娘說過，「爲買園子賠了三畝地」；他怕再把草房賠進去。他想說不買，心裏又捨不得……

「麻子！」保長又追着說：「你，到底留下不？你說一聲！我，也好交代！」

麻子心裏，忽然又一轉念：他贖我的是一百元，他能再多幾百？它要是七頭六百的，我園子拱地，砸鍋賣鐵，也得再買回來。我得問問：

「保長大爺！論起來，我這窮小子，那能買起園子？俺，俺可也願意知道是要多大個價錢？」

保長慢慢地把右手的大姆指，冲着麻子一伸：「一千，」又把二姆指往外一擎，「八百元！少一個「餅子」也不行。」

六

麻子不吃不喝，一直在炕上躺着。頭三天光吵頭疼，脖子盤扭。有時候發冷，有時候發熱。以後誰問啥，他也不答；只是迷迷糊糊的，不斷的說夢話，渾身燒的像火炭。

他娘也知道是爲啥，老婆也知道是爲啥；也都爲這很生氣。不過有候都往肚裏嚥，或在背地

小聲哭，誰也不敢大哭大鬧；怕更加麻子的氣，病好不了！

這樣經過八九天，吃了好幾服藥，才清醒過來。可是到麻子能自己下炕行動，整整的有二十一天。

人都說：「養病是養「德性」哩！」真的，麻子從害了這場病，忽然學會了「忍耐和冷靜」。他說：「我沒賭過錢，這「畝半園子」，就當我賭錢輸了。我還年輕哩！只要把病養好，就算沒地種，我扛個長工；再不然娘和「她」也都扛個做飯的，還能餓死人？鳳海這野小子，我反正記着他哩，如今也不瞞生這個氣，氣也不頂啥！光棍兒不吃眼前虧，慢慢走着瞧吧！」

他娘和他老婆，怕給他加氣，忍耐了這些日子，把那陣火性過去，自然也贊成了他這番道理。大體上看來，也就相安無事。

麻子的「加氣傷寒」病，慢慢好了，自己能行動了。光在屋裏走動，後到院裏，再後也能走出街門。

一天，下半後晌的時候，家裏悶熱。麻子拄着棍子，拐到他房後面，又往北走了一小段，站一個破牆倒壞的土塋上——這是他從前經常到的地方。在這兒，一眼能看到他那園子。就是他娘他老婆，在從前也每天到這兒幾回：來看他的園子，有沒有豬、狗、鷄、鴨、雞、鴨、雞、鴨，有沒有頑皮兒童作踐。

有一月的工夫了，麻子沒到這兒；今兒乍一站到土塋上，覺着很新鮮！一方片兒，一方片兒的園子，都耕得黃生生的。有的又耕二遍，有的也修開白蘿蔔畦了。

他往東北方向一看，眼睛又慢慢地往東轉移，一直出了這園子地帶；再前，就是丈來深的高梁苗子，圍成圍牆。

他不信他長的那雙眼睛了！不光沒看見他那園子，連魯三爺的園子也不見了。因為魯三爺的

圖，像個睡倒的「上馬石」，在東南向缺着個角兒；那個缺角，就是他那一畝半園子」，畫壁很明顯。

他又把眼睛慢慢往回轉移，一直轉到正北。啊！那兒站着一對菊花青的大驢子，這明明是魯三爺家的。

在那兒，還站着個人，光能看到他後身，敦實的小個子，穿着一飄風的瓦灰大褂兒，左手拿個「一棒槌」的洋草帽兒，在屁股後邊背指着。右手拿着香煙，在一枝通紅的琥珀煙嘴上按着；一比一劃的亂輪搭！這明明就是魯三爺。三爺在搖腦袋的時候，一明一晃，總是又架着他那茶色兒的「二餅」。驢屁股後面還蹲着個人，那一定是他大長工老滿。

麻子又往前拐了兩步，靠在那棵歪膝兒柳樹上。他低頭想了又想，猛一下子明白了：

「好狗日哩呀！這十成裏頭，總有五成鬼。鳳海這野小子，怎麼也不賣給張三，也不賣給李四，單單賣給你魯三滑子（三爺外號）？這下你可變成大方塊兒啦！這下可稱了你老狗日的心啦！半年把俺園子的「邊界兒」給毀啦！怨不得看不見俺那園子！」

他又想起三爺春天賭氣的話來：「行！給麻子打個回電吧！就算他幫着金銀的；我出個大價錢，他要多少吧？」和現在的情形一對比：「這十成裏頭，總有七成鬼。我日你們八輩兒！」

他越想越恨，越恨越生氣；恨不得立時回家，拏把切菜刀，跟他拚了命。後來又一回想：「不行，不行！為啥又沉不住氣兒？現在病才好些，娘又上年紀了……」說道情」的，不是常說「清官斷」麼？有了清官再說；不怕你狗們攪賴，走着瞧！」

七

麻子家娘，因為那畝半園子，是從她手裏置的，她心疼；她為這園子受過苦，受過累。如今

平白被人家霸佔了，又沒法跟人家說理，自然心裏不好受。不過白天怕給「小倆口」加氣，還裝着「無事人」。黑夜，一睡不消，就暗暗啼哭，越哭越睡不着。就像這樣，還沒等得麻子養壯實；就在麻子看園子的第二天，她也得了「加氣傷寒」。常說，「老怕傷寒少怕癆」，老年人身體兒弱，不出十天就病死了。這更加了麻子的仇恨心。

麻子的病，就把家耗光了；他娘一死，更沒了辦法。無奈何狠了狠心，把房典當出去，才葬埋了他娘；他成了癩光蛋。

後來怎麼樣哩？後來麻子就東一天西一天的打短工，不就給人家推腳；仍是不肯閒。他老婆也真的給人做飯去了；誰也不灰心。

麻子倆口，總算是個有志氣的，這樣省吃儉用的苦受了二年，手裏慢慢積下幾個錢；在魯三爺對門，賃了兩間土棚，開了個小飯鋪，兩口賣起飯來。

恰在這年，日本投降後，世道就變了。各村亂騰咕咚，都說來了共產黨八路軍，城裏也安下了共產黨衙門。這當兒，亂說不知將來要變個啥世道。老財們，好像也不願發財了。暗地裏又賣房又賣地又退長工，胡造謠言，弄得人心不安！

麻子到底是窮，就覺沒啥事；心裏雖也有時迷迷糊糊的，他想：「世道甭管怎吧？咱還不是個窮？再，再能把咱怎樣哩？」他啥也不在乎，每天除聽上些胡言亂語外，還是照常賣他的飯。

這當兒的魯三爺，可變了樣兒。再不穿他那一颯風的大褂兒，也不帶他那茶色兒的「二餅」了。以前和當地麻子鄰時，要在園子裏見面，還點點頭，碰巧也說兩句話兒。後來不是地鄰了，就算在背角落走碰頭，扭扭臉，對麻子一睬也不睬。如今哩？不知怎的他自己捱了一輩兒。一見麻子，總迎着先哈哈笑一聲，張嘴就是「老姪子呀」。你如何如何。每天晚上，還搭訕着到麻子

舖裏買飯吃。

有個晚上夜靜的時候，魯三爺穿着個君子小補襖兒，挺着一隻爛雞，又來麻子舖買煎麵條吃；吃完，麻子去收拾碗筷，只見狗日的，鬼頭鬼腦，裝着親近，對麻子哈哈笑着，又說起鬼話來：

「老姪子呀，你爲啥還賣飯？現在世道可混亂啦！正是個發財的機會。不然，過了這個村，就沒了這個店。我看你就趁這機會，多少抓撻幾畝地，地，地總是根本！」

三爺捻捻下巴的稀拉鬍子。麻子看不出來他又弄啥鬼，只管坐在一邊喝茶，也不管理他。他接着又說：

「這樣吧！要是你有意，那畝半園子，還算成你老姪子的吧！說實話，我可不是因爲世道亂，想往外推。老姪子你知道，我實在是在家裏人少，又剩下一個長工，做不過來！如今「鬼票」又不值個錢，你給我多少算多少，不給哩，也是哈哈一笑！」

一提起那「畝半園子」，麻子的眼，就氣紅啦！可是一想：我終有報仇的一天，現在還不是時候，世道慌慌亂亂的。想到這兒，就硬壓住火，要答不愛理的說：

「你是「正明光大」買得厚海的，又不是偷的。我回地向鳳海回，可輪不着和你說呀！再說，我受這二年罪，算白受麼？況俺娘，誰也知道，也是爲這死的！」

三爺像很着急的樣子說：「真真，你老姪子才「死疤」哩！他，他早跑到石門，你怎麼從他手裏回贖？常說「遠親不如近鄰，近鄰不如對門」。咱父兒倆是知己，我又成天價打撈你老麻子。我說的實實在在是知己的良心話，你還憑信不過麼！不要緊，咱不怕同上二江湖當個中人。你要嫌「邊界」不好尋找，你就通南澈北的都種上；多二畝少二畝，咱倆的交情，還在乎這？」

三爺一面說着，一面鬼頭鬼腦的偷看麻子的臉色，可是麻子仍然不答腔。麻子心想：「好你

魯三滑子！爲啥我不回，硬賴着叫我回？我從前就疑他，他有鬼；看這樣子，十成裏頭，保險有九成鬼。我不理他，看他怎樣？」只見三爺又長吁了一聲：

「說起來，咱如今心裏還不好受！」三爺裝着哭聲說，「咱那當兒，該不是也受壓迫麼？咱父一輩子一輩的當地鄉，咱好意思的那個？還不是人家硬逼着保長給咱下文書？人家是啥？你知道，警備隊的班長，六親不認！咱，咱是啥？咱惹得起麼？咱當時要不吧！人家一張嘴，就得硬閉嘴！要一開這口子，那還……？唉！提這幹啥？……老姪子！你到底怎樣？這又不是叫你「禮下求情」，是我甘心情願的照顧你呀！」最後，他看看麻子，只打盹兒，說了一句：「真是死疔！」就像偷油耗子一樣，穩不丟兒溜的走了。

八

人們亂嚷開鬥爭了。魯村有了民兵，也正式成立起農會來。麻子是極貧戶，房沒一間，地沒一壟，當然也入了農會。一入農會，他就啥也明白了。可是因爲近來飯舖的買賣很忙，他還沒顧着提他那「畝半園子」的事。不想這天晚上，麻子剛要落火，忽見二江湖把頭腦的走進舖來。誰也知道，二江湖是魯三爺的小狗腿。他一進來，麻子心裏就清楚：總是魯三滑子叫他來搞鬼；就不愛答理他。

二江湖言談應酬的巧妙，更不在魯三爺以下。他察顏觀色，就知道麻子有點不耐煩，可也能死皮賴臉的來一套閒話。那種一路奉承靠近的話，就甭細說。不過他心裏有鬼，果不其然，說來說去，又說到那「畝半園子」上了。

可是麻子心裏有底兒：「不管你有千條妙計，我有一法捉準。反正那「畝半園子」，現在我是不愛。就算你小狗腿的，把文書給我拿上來，我也許看看，不要還是不愛。」因此，二江湖花

言巧語，甜嘴蜜舌的說了一陣。麻子愛理不愛理的也假支應了幾句；就讓他灰溜溜地走了。

又過了兩天，鬥爭的風聲更緊了。漢奸呀，惡霸呀，到處亂翻騰。就在指揮部扣住魯三爺的

那天，二江湖偷偷摸摸把文書給送過來了。

麻子把文書接到手裏看了看：一張是他那「日本原文書」，那張他不認得；就找人看。

他四房東拿起文書念道：

「立字人谷鳳海，因不便，今將自己園子地一畝五分，東至王家，西北至魯家，南至養種道，四至清白。同中人保長說合，絕賣與魯卿雲永遠為業。言明大價錢國幣陸百元整。其錢交足。恐口無憑，立字為證。」

賣主 谷鳳海 十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夏曆五月十二日 立。」

麻子側着耳朵，細心的聽下來，把眉頭一皺，往起一蹶：「那當晚兒，保長說是「一千八百」，少個「餅子」也不行。怎麼成六百元？好他個老扒皮，他搞的啥鬼？俺，俺去問問他！」

四房東把麻子一拉，問：「你上那兒去問？把老扒皮的早扣到指揮部啦！」

「指揮部？」麻子說，「指揮部是咱的。我先找找咱主席！」

他這一嚷嚷，村幹部全知道啦！都對他說：「行！你預備一下吧！今兒黃昏，就讓你審問。」

麻子興興頭頭的跑回來，「喀哩喀哩」，把板搭門一上：「買賣不做啦！」

九

在一座大南屋裏，牆上掛着個菜油燈，熊熊地冒着火焰。東頭坐着工會主席，農會主席，民兵隊長，村長，書記，還有婦女主席……魯三爺在西頭靠牆跏趺着，低着頭，兩手抱着腦袋。

兩廂還有四個民兵，給他「保」着線。

麻子屁股後邊有個小板凳，他可沒有坐，指手畫腳的問着魯三爺說：「魯三滑子，魯卿雲！我問你，你買園子到底出了多少錢？」

魯三爺頭也不抬，說：「一千八！」

「呸！文書上寫的是六百？」

「這，這為稅契省個錢！當，當時通過你長落的價。」三爺把頭略一抬：「誰，誰家買地，不，不是這樣？……」

東頭哄一聲：「俺都沒買過地！不知道你們這個鬼！」

麻子又問：「就算與落價，可也不能落這些呀！你到底出了多少？」

「看，看！誰知道保長跑到那兒啦？我說，你，你又不信；也沒，沒個見證，屈，屈也得屈

死！」

「三滑子！你說屈你？放你媽的狗臭屁！你要有屈，為啥你還攙着我，硬叫我回地？你還說「錢不錢，都行。」還說：「再給我搭上二畝，你也不在乎。」我不回，你又派二江湖給我說這裏頭要湊十成鬼，你傻瓜？你說，你——說——呀！」

東頭喊：「不說！不說，打！」

麻子脫下鞋來，叭叭，就是兩下子。

東頭喊：「不沾！打的太輕！」

「我，我，我說！嫌，嫌我的地太多！」

東頭又喊：「不徹底！還得打！」

這當兒，忽然走過來一個小民兵，手裏掂着一根燒紅的大火箸，喊着說：「來！他不說，叫

我給他燙兩個耳朵眼兒，叫他成個假妮子！不就給他穿個摹駒子，咱玩一玩狗熊！」
還下可把魯三爺吓草雞毛啦！喘喘嚔嚔，一連串的：「說，說，說！」就完完全全一字一板的坦白出來了。

不過，他說的話，曲曲彎彎，彎彎曲曲，繞了很多很多的圈子，才吐出來。要照他的原話學說，又得費很長很長的時間；今兒，「擇其簡要」，說在下面吧！

原來三爺在人跟前，最愛說他家是「樂善好施」的。在他大門楣上，也真掛着一面「樂善好施」的金字匾額，據說是他老子給他拚得來的。要按三爺的威力（偽警備大隊長是他盟兄弟，偽警察所長是他大舅子，保長是他喂的一條狗。）雖說足夠把那「畝半園子」，明目張胆的攫奪到手；可總覺關係他家的「樂善好施」。所以才使出這個「移花接木」的手段！也有人說，這叫「殺人不見血」的着術。

說起那個谷鳳海，雖也姓谷，可並不是榆次人，當然更不是五奶奶的孫子。

事實是這樣：麻子家西院的老二姑，是個愛說「老舊話」的人，老年人多是這樣，連麻子家娘也是。她們總覺着五奶奶的人品好，小喜子那孩子也不壞。改嫁是因爲家窮，並非她「真心變節」。一說到這兒，總是可憐憐地長吁短嘆！其實五奶奶跟着「人販子」走後，幾十年的工夫，連金廊五奶奶的娘家，也沒得過個準信。

這個故事，在三爺耳朵裏，也聽過不知多少回了。麻子從說「……一畝園，十畝田……」後，他就就留了神。慢慢連五奶奶和小喜子的聲音笑貌，連身上的暗記，都一樣一樣的存在心裏。最後，他和保長鬼祟了鬼祟，才搬出谷鳳海，假充孫子，頂名冒籍的辦出這件公案來！

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日

天下窮人是一家

毛茂春

大衆黑板前還沒有這樣熱鬧過——一大羣人圍着馬會來的罪狀：一、高利重租併吞窮人土地一百七十三畝；二、因租因利逼死了馬金生和金生妻和他的小孩等三人……

這個識字的人過去要唸一遍，那個識字的人過去也要唸一遍；心靈的馬煥煥已背下來了。

老太婆們、老漢們盡力地拖着兩條老腿爭着往這裏跑。張四孩老漢還問：「寫出甚麼呀？聽？日她娘，這兩條死腿實在不快當！」馬煥煥就迎過來在離黑板十多步的地方，給這些遲來的老年人第一第二的唸起來，聽着聽着一位老太太說：「狗改不了吃屎，爲他整整開了兩天價會啦，還不實說，這巴掌大的村，誰還不知道誰家鍋底上有黑？」一位老漢瞪大眼睛質問似的問煥煥：「他的罪狀才五條呀！要不够五十條你把我張字扣掉。」

鐘聲響了，大家都明白這是集合開會，大衆黑板前的人就擁擠進廟裏去了。

楊家灣的馬會經是頭號惡霸地主，已經鬥倒了。馬會來是他的弟弟——二號惡霸地主，他是個拐子，學過醫，會看病，在家還開着過小藥舖——方圓十里地就這一個醫生。馬會來看病的本事，是他爺爺傳給他爹，他爹又傳給他的。

「財主當了大夫，窮朋友死的真苦」。你家有了病人，他不管輕重，不先給錢，不先押地他不上門。你央求他：「馬先生！我家人病的起不來，你能可憐到家給治一治嗎？錢多少，由先生說。」他會把白眼一翻的罵道：「有古里？八里？在一個莊還來不了？我可憐你，誰可憐

我？」窮人欠錢，纔得過年。你在那偷人家的錢？要有錢的話，我送了錢你去。——若果有一個婦女，一個小孩就是這樣就擱死了的。把馬會來大卸八塊也是抵不了這麼多的人命呀！

到外村看病，馬會來有個原則，他常常宣傳說：「出門總得坐車，欠賬倒可以除。」事實上，這個陰謀誰都知道的；他想向外村擴充土地。

* * * * *

大廟上的會散了，天氣也黑下來，兩個民兵留下看守馬會來，其餘的人都各自回家吃飯。

兩個民兵在這漆黑的夜裏，在這大廟院裏，來來回回地走着，靜的可怕，黑的可怕，發覺裏裏發出兇惡的鼾聲——馬會來也許是睡着了。

臘月天氣冷的要命，一個民兵到廟門外的打穀場裏抓來一捆大麻桿，兩個人就烤起火來。

除過烤火這個牆角上明亮亮的外，整個院子是黑漆漆的，好像進到萬丈深的山洞一般，大煙桿被火燒得碎碎乒乓的亂響。

天氣已到午夜，是換崗的時候了。他們忽然發現警備室的門板已離開了門床。家裏什麼動靜都沒有。

* * * * *

良家嶺的聲運也正搞的火熱，這天他們正在一個破院裏開鬥爭大會的時候，楊家灘來了兩個民兵，拿滿繩子，每人揹着一條長槍，進會場來，和良家嶺的農會主任相互都點了點頭，一個民兵和農會主任握了手，拉着往外邊走了，另一個民兵也跟着出去了。整個場子騷動起來，都目瞪口呆的不知怎麼一回事。

一回兒，農會主任笑嘻嘻的進來了。

原來昨天晚上，馬會來根本沒有睡過覺，趁兩個民兵燒大麻桿正響的時候，擲下繩來跑了。

村人們懷疑他可能往良家嶺跑來，因為這村的登二娃是他的親外甥家。

農會主任進來之後，就把翻身積極分子章二娃叫出去了。他倆和楊家灣的民兵說了幾句話就分開頭走開。

究竟幹什麼呢？大家可能還不知道，農會主任向大家說：「沒甚事，書聲正傳吧！」大會一直開到天黑。

這幾天搗翻身，二娃每頓吃飯回來得很遲。這天黑夜家裏人等他回來吃飯，可是飯冷了，他還沒有回來。

二娃正在芳孩家和一夥人們不知說些啥，二娃的妹妹點着燈籠進來說：「哥哥！飯冷了，你還不吃？」

荷荷把他哥哥叫出來後，就悄悄地說：「哥哥，咱二舅來啦，人家叫你回廟！」

二娃說：「真的？那你先回家告訴我，我就回去了，你先走，我忘了拿煙袋啦！」荷荷往回走，他哥哥又飛快地跑進芳孩家，和一夥人悄悄地討論了一下，勿得隆隆地坑上的人都下來找着自己的鞋後，就湧出來了。

他們這夥人有的帶槍，有的帶繩子就急急忙忙地來到二娃的大門上了。

二娃把槍立在大門口，進的家來，劈頭一句就問他的舅舅說：「你那事情可完了吧？」他二舅以前那盛氣凌人的態度完全沒有了，只是一種可怕的可憐相。「唉！孩呀！再有一百年也完不了，逃出名來還不算好？……」他好像覺得自己說的露了真相，癢癢地笑了一下說：「不過也沒啥啦，要緊時，人家還肯讓咱出來？」二娃也不再去問他，只說：「走，給我找個睡處吧！這裏不安靜！」馬會來，真會來，他說：「肉裏刺後娘心，不是誰身上的肉誰害疼？總還是自家的舅

舅，自家的外甥。」

剛出來大門，二娃喊：「來來來，伙計們，給咱規矩住。」話沒落音，繩子就套在馬會來的胳膊上了。馬會來哼呀呀地連叫：「行好，行好，行好！」地推在地上。二娃說：「爲老百姓辦事就是行好。」芳孩說：「裝你的大蒜吧！早三十年行好，你到成了精靈，立起來！」大家把他又弄回家來。有個青年問：「行好的！你姓什麼？叫什麼？」

「我叫馬會來。」

「嘿！知道你也會來，不會來你還能到了這裏？」

二娃把袖子捲了一捲。這一捲把馬會來吓的退了兩步，二娃說：「我癩那年癩的時候，三回五回請不來你，你怕這些窮親戚短下你的錢，沾了你的光。你和她親親的姊弟，你會看個病，就要把人坑死，俺娘是誰坑死的，大家還不知道？你有個藥舖，你給方子誰也認不得你的字，纏得到你家抓藥，你想要多少就要多少，明明值兩塊錢你還貓兒哭老鼠似的說：『別人四塊，自家三塊吧！』聽着你说的比三樂意（註一）唱的還好聽，你又說什麼：『病要緊，先好病，後給錢，自己人倒不能照顧啦！』可是我把你這個拐會來呀！臘月你就說我短你十塊錢，你還說在你家攔着比這生息大的多。你是我舅舅？我倒是你舅舅，不，我還嫌你臭……」二娃眼裏冒火，話沒了結，巴掌就落在馬會來的臉上，左右各幾個，一個民兵說：「行好的，你十來年沒來過，很希罕，有話就快說，一會讓你回老家。」馬會來渾身發抖，過去會說會道的人也結結巴巴地：「我……不對……該怎……怎吧！我對不任親戚，我……說……二娃……讓……我臨死的時候去給你娘上個墳，磕個頭，叫她饞了我吧！我就他這一個姐姐，她就我這一個弟弟，他似乎成了善人了。荷荷說：『俺娘就不希罕你看！』一個青年人說：『對。漂亮話少說。』二娃又說：『把良家嶺的人叫來都和你算賬，告你說吧！你當是我們沒產家（註二）是鷄雞（註三）？你賠了鼻子啦

……」「我說」「我先說」底下的人們都要和馬會來算賬。

● 有人提議連夜把馬會來送同他村。二娃怕去騷動了大家的睡覺，於是點燭天去，於是大家就各回各家去，給馬會來也找了座黑房子。

天剛亮，二娃就聽見有人叫門，並且亂咚咚地還不是一個人，他想：大鬧開運動以後，就不捉懶漢了呀！這不像是小農會（註四）呀！

他嘩啦啦地把門一開，男的女的擁進一羣來，都來找馬會來算賬。人們都擠到關馬會來的那個家的門口時，家裏就爹一聲，娘一聲地叫「餓了吧！餓了吧！」敬財進家把他弄出來後，大家就要將馬會來立刻開會解決。

太陽晒到西牆了，大家決定把他送回他村去解決。有的老年人還主張派個得力的代表去。農會主任也在場，給大家說了頓：「用不着」，「天下農民是一家人，大家不用結記。」

貴堂進來說：「二娃哥，走吧！」二娃把槍從牆上摘下來，嘩喇嘩喇幾下以後，就命令馬會來：「走！回你家去。」馬會來跪下不起：「你們行行好，給我一顆子彈痛快些吧！我實在不敢回呀！」貴堂從馬會來的屁股上一踢：「起吧，兩個護兵的官還嫌小！」

楊家灣的人們正在大廟上開會，二娃、貴堂捉着馬會來進來了，全會場不響的掌聲，和幾聲的興奮的喊聲。馬會來頭也沒有抬過，就被推進替備室裏去了。

楊家灣的農會主任立刻給大家說：「咱不是常說嗎？天下農民是一家人，今天大家更清楚了。今天能把馬會來弄回來，就是因為良家輩的農民和二娃對咱們關心，因為他們和咱是一氣，誰

我代表咱村給二娃和貴堂和全良家輩的鄉親們敬個禮。」二娃和貴堂也笑盈盈的還了個禮，全場的人們都一樣的驚喜。農會主任接着說：「村上被二會（馬家兄弟）統治時，二娃死不願來這個楊家灣，現在大家翻身了，咱楊家灣也新了，二娃以後多多來吧！你村和馬會來的賬也算出來了，等會你去看看對不對，我的話不少啦，咱們歡迎二娃給咱講一講吧！」

台下面歡呼的聲音，鼓掌的聲音，一時靜不下來，使得二娃站在那裏當下開不了腔。以前來楊家灣怕見人的他，今天站在大家的面前，沒一點拘束，還像在他村一樣。

農會主任把兩隻手平伸在空中，像是按什麼東西似的動了幾下，會場才靜下來了。二娃說：「老爺們（外祖父），舅舅們，再加上姥姥們，姪子們，各位親戚們！馬會來是資產家（註五），他不能算我的親戚，他只能算我的敵人，鬥爭不倒他這些資產家，咱們就不用指望翻身。」

「咱們不是一家人的話，良家嶺連代表也不派一個來，楊家灣就給咱清算出來了？我聽說一說：馬會來家我永不承認他是我的親戚了，在毛主席領導下，咱們大家都是真正的親戚呀！親戚們，我的話完啦！」

又是一陣熱烈的掌聲，台下邊高呼：「天下農民是一家！」「跟毛主席走！聽毛主席話！」

「堅決鬥倒資產家！」

大家不喊了，二娃和貴堂向大家告別：「鄉親們，再見吧！」大家你拖我拉要他倆飯後再走，也被謝絕了。

會場又靜靜了一下，農會主任說：「噢！天氣不早啦，剛才的那個事情暫且擱一擱，大家說關於馬會來怎樣處理吧！」

全場發出一個震天動地的吼聲：「給咱拖出來！」

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

備
錄
等

(註一) 三樂意，是個舊戲班子的名字，在這一帶很吃香。

(註二) 滾產家：是說無產階級，也是窮人的意思。

(註三) 鷄雞：是野雞的一種，牠下一窩蛋，你去掏牠的，只要給牠留下一顆，牠就仍在原地下。這裏，用來形容不會抵抗的意思。

(註四) 小農會：在太岳區許多地方都是：農會裏包括婦女，也包括兒童，只要不是鬥爭對象，就可以加入農會，沒有性別、年齡的限制。這裏是指兒童。

(註五) 資產家：是指資產階級，在此專指地主老財。

一 堵 牆

蕭也牧

芝麻溝村裏的羣衆，鬥爭和清算了惡霸王殿臣。鬥爭當中，佃戶安年年很積極，他被選爲清算委員；他以前沒地，現在也分了十八畝地和四間屋。這屋就在王殿臣的院裏。

安年年和他的老婆，整整搬了一天家：從那間進門就得彎腰，人畜同居的土屋裏，搬到新屋裏，他挖了一担白土，從房頂到牆根，從炕沿到鍋台，刷了個雪白；窗上的紙也換了新的，又托人從城裏捎來了兩張偉人像貼上，一張是毛主席，一張是朱總司令，又請小學教員寫了兩句口號，作爲對聯，右聯寫的是：擁護中國共產黨；左聯寫的是：粉碎蔣介石進攻；橫額是：團結翻身。屋子收拾好了，他老婆盤腿坐在炕上，湊着窗子裏射進來的亮光，給民兵們縫子彈帶，安年年靠着鋪蓋，躺在炕上，抽着旱煙，眯糊着眼睛，望着偉人像。他倆渾身都覺着說不住的舒展。

他這新屋對面就住着王殿臣；這幾天，王殿臣成天低着腦袋，在院子裏打轉轉，一聽到安年年的門口，就趕緊蹣回去；真像是一隻落了水的狗。誰要是不知道他的底細，怎麼也不會知道在舊時候，他王殿臣竟是那麼一個「頂天立地」的人物頭：那會子，官府衙門他摸得比姥姥家還熟；前門後門，直進直出，給人包打官司，不贏不要錢。他又是一個「迷迷教」徒，呼神喚鬼，打坐、畫八卦……好像連陰司也有他的靠山。自從日本佔了縣城，他的女婿宋鼎，當了日本人的「紅線密探」，于是他就更顯得威風了。後來，他村裏斷不了有八路軍來，他才搬到城裏去住。每年秋起，他就把要租子的條子捎到村裏，倒是說得挺和氣：「……城裏費用頗大，難以維

養生清，無論如何請將租子通來，以免往返之勞……」意思就是說：你們不送來，我就要回來。有些膽大的佃戶對他說：「這邊（指抗日政府）要實行「二五」減租啊！」他就說：「誰要減租，就到城裏來說話吧！」可是誰敢惹他！人們窮得那怕連褲子也穿不起，七八年來，也沒短過他一粒租子。直到八路軍解放了縣城，王殿臣才帶了小老婆，悄悄回到村裏。他的女婿宋鼎，却不知道溜到那裏去了。

「和平」以後，閻老西的軍隊打到大營川裏，離這裏只剩下三十來里地了，村裏都忙着備戰，王殿臣却換了一身紗，每到黑夜，背着手就在街上踱來踱去，仰頭觀看星星，有人故意問他：「看甚啊？」他就用手指頭向天空亂指點：「你瞧！這顆星是閻都督……」後來，八路軍把閻老西又打退了，從此也就不再見王殿臣出來觀星，成天躲在家裏打坐，要不就在院子裏踱方步。村裏的羣衆找王殿臣清算，王殿臣忽然開明起來說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，我就這麼點子家當，看着拿吧！」以前他從來也沒睜眼瞧過安年年，這回，安年年說是叫他騰房子，他馬上就搬開去了。安年年搬家不久，就到縣裏去受訓；王殿臣慌緊挨着安年年的屋前，壘了一堵牆，兩頭齊着院牆，牆頭上插滿着葛針。在壘牆的時節，王殿臣的老總家也來幫忙，安年年他老婆正在門口糊「挾紙」，只聽得王殿臣對他的親家說：「……這院子裏有一股子邪氣，壘道牆破破風水……前兒格黑夜，睡得正甜，忽聽見下雨了——真大！我院子裏晒着點子山藥粉，白日忘了拾掇，趕緊出來看看，嘿！原來院子裏月亮照得明晃晃的，半點雨也沒下！我正奇怪，忽聽得「滴督！滴督！」像是個小脚娘們走路的聲音，仔細一看，就在這門裏，走出了一對大紅繡鞋，就是空空兒的一對繡鞋！「滴督！滴督！」自己就會走道，你說怪不怪？我咳嗽了一聲，那對繡鞋，才「滴督……」的，走回屋裏去了！」說着，王殿臣的手指頭還指着安年年的門。

這一瞧，安年年的老婆，也等不得安年年回來，當天就搬回她原來那間土屋裏去了。

安年年受訓回來，他老婆依着葫蘆裏，把一對繡鞋的事，從頭說了個過兒。安年年却笑着說：「我正要來捉鬼呢，你不敢去住，我去！」說着，他拔腿就奔自己的新住所去；一進大門，才看見院子中央，疊着一堵牆，過不去了。於是就去找王殿臣說話，王殿臣一見安年年，還沒等他開口，忙道：「那四間房已經是你的了，一道門裏出入，怕你不方便，所以才疊了一堵牆，一切兩半，看着也利索！」安年年道：「你用牆擋住了，叫我往那裏出入呢？」王殿臣就「呵呵」的乾笑起來：「你老弟真是個明白人，那四間是你的了，可是這院子還在我名下，你就不能另開一個門嗎？願意朝南呢還是朝北，那不是由你的便！」

安年年在自家的過道頭上挖了個門，一個人從新又搬了進去。到三天頭上，又出了事：老是在自己窗戶上擲石頭子，「撒啦啦！撒啦啦……」的。安年年提起快槍，走出門來，不一會兒，却見牆頭上白糊糊的伸出個頭來：眼睛、嘴巴……什麼也沒有，只伸着一個血紅的舌頭，戴着「一見生財」的帽子。安年年難免有些吃驚，對準那人頭就擡了一槍……

第二天，村幹部們專爲這件事開了個會。大家都捉摸這準是王殿臣搞的鬼；可是眼下證據不多，先將計就計看看再說。安年年暫時搬出來，門上落了把鎖。安年年卻在每天黑夜，集合幾個人，悄悄地回到那所屋子裏，靠着牆根聽動靜。一直聽了半個月，也沒聽出個名堂來。後來大家覺着這院落又緊靠着坡根，地裏的莊稼長得正茂盛；要是有人偷進村來，放哨的也不好發現，成天守着，那有那麼多閒功夫？並且反會引起王殿臣的注意。於是就有人出了個主意：每到黑夜，在王殿臣的門環上拴一條白線，要是線斷了，定有人進去了；不斷，到天快亮的時候，就把那條線解了。

果然到了第五天頭上，正下着大雨，發現那條白線斷了！安年年馬上集合了幾個民兵，前後擁攔停當，就去敲門查戶口；敲了半天，王殿臣才帶着鞋出來開門，一見是安年年他們，忙陪

着笑臉道：「原來是你們，爲國爲民真是太辛苦了！」說着，一手揉着眼睛，好像才睡醒的樣子，領着人們進到屋裏。

屋裏黑漆一團，人們就叫王殿臣點燈來，王殿臣道：「沒油了！」就點着了一把麻秸火，忽閃起來，安年年拿起燈來一看有油，就把燈點亮了。只見王殿臣的小婆子，露着兩隻白肉胳膊，穿着一件紅腰襖，攤着兩手緊按着被沿。人們裏裏外外、桌子底下、攔板上面，連毛廁裏也看了個遍兒，結果連根絨毛也沒找着。可是安年年還是不想走，問王殿臣道：「今兒黑夜有親戚來瞭？」王殿臣答道：「沒有！」「常真沒有？」「有就砍我的頭！」……安年年還是不想走，從肩上取下了步槍，索性在炕沿上坐了下來，槍柄却碰着了那小老婆的肉胳膊。那小老婆急忙喊道：「咱可脫得光光兒的呵……」這一嚷不要緊，安年年就「索」的站了起來，兩眼死盯住她，笑道：「你道我不敢掀你的被子？」王殿臣的臉忽然變了色，冷不防，一揮手就把燈撲滅，準備奔地；還沒出門，就給抓住了。

「乒」的一聲，從被窩裏打出了一顆子彈，人們七手八腳趕忙把被窩按了個結結實實，等到人們點亮了火把，才從被窩裏子拖出一個人來，仔細一看好生面熟，原來正是那王殿臣的女婿宋鼎。

安年年瞪着眼道：「好狗入的宋鼎！找了你這麼多的日子，原來躲到你丈母娘的肉隔又裏去了！」

從宋鼎的身上，搜出了閻錫山特務的證件和指示，原來是派他來進行暗殺的！民兵們把王殿臣、宋鼎捆了個倒縛兔，連夜送到區公所去了。

鼓

田晴

「大丈夫報仇，十年不晚」，趙逢年的仇恨可有整整三十年。這三十年中間，他提也不敢提一句，哭都不敢哭一聲；打掉門牙肚裏嚥，千辛萬苦他得忍着，千難萬難他都熬着，忍着熬着，趙家莊終究晴天了。

去年冬天趙家莊也鬧翻身來，那才浮皮蹭癢胡鬧局，逢年和別的窮人一樣，只是像戲班子裏跑龍套的角色，湊湊數，喊喊，他沒有訴苦，他也不敢訴苦啊！鬥爭會上他清清楚楚看見財主趙大千挺着大肚子來了，農會主任還嘻皮笑臉欠身讓坐，還口口聲聲稱呼「三爺」。趙三爺依舊排場威風，趙逢年依舊寒酸尷尬！

「還是人家的天下啊！」不徹底！不徹底！窮人們都在暗暗搖頭嘆息着哪！

這時復查開始了。舊曆七月初七，就在這一天，這一天晚上全縣三百多村莊的被門戶一齊被扣押起來，入棚笑了，趙逢年也笑了。新組織建立了起來，羣衆推逢年當了「鐵面無私執法隊」隊長，逢年當了隊長，腰扭了胆子也壯了，就在鬥爭的頭一天，忙着遠從四十里以外的北杜村，把雙目失明的姐姐接回來，準備訴苦報仇。

這一位失明的婦人才只有四十四歲，看起來却像五十歲開外的老太婆了。眼睛看不見，心眼可記的清，三十年前的冤枉賬，她說起來源源本本句句血淚，聽了那怕你不恨，那怕你不哭啊！「娘八月初二週年（死的忌日），爹八月十八週年，可不是，算起來整整三十年了。」老婆

婆說，雷兩隻白眼珠不斷地向上翻着，她陷於沉思中，她難過的哭了，她用袖子擦着淚，她想，在生人面前不該哭，對着「上級」更不該哭，於是她極力抑制着自己，過了一會才開始了這往事的重述：

「那一年娘給趙大千家做飯，過秋時娘給爹也攪到趙家打短工。這一天起五更二經理（趙大千的管家）領着十個短工往地裏割穀子，同志，你可不知道那財主們賊心眼可多啦！臨走時二經理給每個人買了兩個麻糖要短工們先墊補墊補，爹想平時趙大千那麼刻薄，怎的今兒就這麼大方。黃鼠狼給雞子拜年怕沒按好心！爹拿定主意不吃，可是別人都吃了，二經理又一勁勸，滿天星星就起來這時早也餓了，也許掌櫃的爲多趕活犒賞的，唉！窮人志短爹盛不住自己也就吃了。

人誰沒個良心，吃了熟的揀着生的，另外還有犒賞，怎能不好好幹，十個人就像鬼迷了心，一個強過一個，平常一個人合二畝半都不少，他們都割三、四畝，到晚來吃罷飯可都覺出累了。二經理打發了工錢笑嘻嘻地說：「掌櫃的說啦：大家幹的好也對脾氣，明天咱們還是原班幹下來吧！」

短工們一點錢數，都不够，可都楞了。爹是個暴躁脾氣，立刻吼叫起來：「講的工價二百，爲啥只給一百六？」

二經理說創了兩個麻糖錢，大家一聽可氣火啦：「麻糖是掌櫃的犒賞的，要知道創錢可捨不得的吃哩！」真捨不得的吃呀，四十錢糧升半高粱够俺一家子吃一天。二經理還滿有理，哭喪着那叫囂臉說：誰對你們說掌櫃的犒賞？人家就不知道自己吃了香，給你們？儘想盤子外面找菜！

爹急的跺着腳罵：「日你娘！撲死撲活地幹了一天，這時候油餅捲指頭，還是嚼的自己肉！」

二經理的話頭更冷更冲，他說：「打一天短工不能掙一個小家當！發窮急！眼氣掌櫃的東西

多，何不給人家住了！」爹一聽，挽了挽袖子兩個人就打了起來！趙大千聽到外面打起來了，還才出來，看水溜不順，只好每人又補了四十錢了事。

趙大千那裏吃過這樣斷，心裏可不是味兒，於是在街裏給吹臭風：說爹是帶益鳥，誰提拔就「招武」誰。草包大肚子做活可稀鬆。自己要不幹還教着別人磨洋工，……亂七八糟編了一大套，別的財主家一聽工錢太小，幹活多少先別說，心眼壞還教壞了別的伙計是小事。因此誰也不敢招惹了！爹新買的王廟鏢，磨的照眼明光，揀着年輕力壯個頭好坐在市上却沒人問。

過了沒幾天趙大千捏了個辭，把娘也退了。

娘回到家來就鼻子一把、淚一把和爹吵：「人窮了還不認辜！只顯你能！多掉回來四十錢，還可好嘍！你在家裏閉着我在家煩着，一家四口就指着喝西北風過吧！」

爹不能張嘴，一說兩個人就得吵架，滿肚子窩囊氣只好自己忍着！

那時我十四歲，逢年十歲俺姐弟倆天天揸着簍子去村外拾莊稼，年紀小那裏懂得爹娘的難處，地裏孩子多好玩，撿媽炸捉乖乖，一玩就是老半天，到黑家回來，娘一看拾的少，奪過簍子就打，孩子哭大人叫，家裏就像翻了天！

家裏沒有糧食，又不能老給鄰家借，娘不心疼爹，却憐念孩子。一天，賣了自己婆媳時陪送的首飾，量米做飯，爹拿起筷子還沒吃，娘就變了臉罵：「人家過秋，咱也是過秋，沒見你往家裏拾了幾升糧食，掙了幾個錢！吃！吃吧！你娘的首飾陪送，該着搶還一個一個的雞屁股眼子！……」

爹也不懼不呆，一聽知道鄙視自己，外邊受的氣還沒處出，跳過去糾住娘的頭髮，少頭子沒臉亂揮了一頓，唉！娘也是銅性子人，哭了一陣就跑到後院跳了井，嚇的俺倆哭着滿街跑，等攔上來娘已經死絕了……」她的眼淚又湧出來擦了一下，繼續着說下去：「老娘家聽說娘死了，一

寒來了兩軍人。說娘活受了一輩子氣，又沒落好屍骨，好材木驗衣裝驗起來還不算，另外又要許一棚房子，一棚和尙，跑馬唱戲上刀山。爹一看娘家人誠心來給出難題，把一家子的骨頭都剝成「數珠」賣也不够，沒辦法就跑了。

多虧鄉親說好說歹，東湊西借把人埋了。隔了一天黑夜裏爹偷偷回來。睡到炕上爹問：「這年你想娘嗎？」逢年說：「不想！」爹又問我：「大文你呢？」我說：「我也不想！」爹又問：「怎的不想你娘？」俺倆說：「娘不親又打又罵！」爹就傷心地哭了。

人生下來是要活着的，俺家裏却只有死路一條，賴地沒地，打短工沒人用，就這樣一家三口眼巴巴的餓死，爹心裏可打了轉，一天烏黑的半夜裏，爹挾着兩隻口袋到村東趙大千地裏刨了一担老花生（落花生）。沒有不透風的牆，人嘴雜，消息快，沒到第二天晌午案子就犯了。趙大千正想捉住爹的不自在，這一下可捉住了把柄，派了幾個家人氣兇兇把爹抓走，回去開了個村民大會，說爹偷了他的落花生還承認是個「官婆子」，以後誰家丟了東西都來找爹要。這事情那該應承！不應承，吊在樹上用四楞椽子敲打，昏過去了，用冷水噴醒，又打昏過去又噴。打了不寬還要罰，第一件：灑一桌上等的好酒席，邀上管事人辦公的當面陪罪；第二件：擡一面大皮鼓，唱酒時爹在房上敲一通喊一句：「連保（逢年父名）做賊不是個好東西。」這算打着葫蘆打着瓢，叫別的萬民聽了知道趙大千的厲害以後手長箱子短，也得長上眼珠子！本來第一件好也罷，歹也罷，還能應允，這第二件可真爲了難，人榮險衛要皮，再說不依，二經理領着人帶着繩子一聲聲催着要往衙門裏送，人往高處看，水往低處流，衙裏人多倒都向着人家，誰不知道沒錢的官司難打，自己又辦了缺理事，萬般無奈，爹咬了咬牙就應承了。

錢被打的害一塌紫一塌，滿身血糊糊，我和逢年架着爹回家裏來，走一步，哭一聲，鄉親們看了沒一個不掉淚。

條件應了就得辦，家裏就有一處房子，論價錢總值一百吊。因為跟趙大千家的一處間院是近隣，沒他的口氣別人不敢要，趙大千只給四十吊，磨磨壓着手，不賣也得賣。可是四十吊錢，剛够擺一桌酒席，擡鼓的錢還沒着落。爹託人求趙大千不擇吧，這老賊可起了壞心，他想把我娶過去，爹一聽可氣了，忙着託東院孀子使了二十五吊錢，把我賣給北杜村王家當童養媳婦。講過童養媳婦？誰受過童養媳婦的熬煎？唉，提起來……這都是死鬼爹把他的閨女推到火坑裏了！……

「這不能怨他呀！還不是趙大千逼的?!」

「嗯！我一滿都明白，只是自己一難過起來！就怨恨爹。」

八月十五是個團圓節，爹擇好了葷置，辦了酒席，邀上保人、鄉長、二經理，陪着趙大千在客廳裏喝酒圓場。這時爹的傷勢還沒好，酌了酒，磕過頭，一蹶一跛地上了房，敲了兩下鼓，一陣頭暈眼黑栽倒昏過去了。下邊聽着房上沒動靜，上來一看爹像死人一樣躺着。趙大千早氣紅了眼珠子罵，說裝蒜，抬腿喀吃喀吃踢了幾脚，別人看是真的暈過去，費了多少好話，算把爹抬走，趙大千窩着氣，還不了事，保人商量了一個變通的法子，要逢年替他爹完這一場，逢年孩子小心眼可不小，大家亂吓唬，知道不喊不行，就上到房頂敲一陣，喊一陣，孩子受了委屈哭成淚人一樣，一夥野羔子們却在客廳裏給拳吼叫。

事後，爹氣上加氣，十八那天就死了。像屋子塌了樑，他家裏東零五散，不是一家人家了。

孀子把我送到婆家，年紀小不能頂大人做，娘家窮，名氣又賴，公公不待見，男人給小鞋穿，婆婆不打說罵，心裏難過滾處訴，天天哭，日日哭，十八歲上把兩眼哭瞎了。眼瞎後，咳！那就更苦了，三十年……誰知道……還能聽出……來……呢！」

她哭的說不上話來，看着逢年，他雖極力抑制自己，眼淚却早已撲簌簌地流出了。

在逢年姐姐訴苦後的第二天，逢年和他姐姐報了仇。

這事情，先前不知是誰還把他編成歌謠，每天晚上孩子們在街上成羣搭夥的唱，流傳了十幾年，現在雖不唱了，趙家莊大一輩的人都還能背誦的爛熟，現把它寫在下面，作為這篇故事的結尾：

(獨) 八月八， (衆) 颶大風，

(合) 趙大千種了十畝老花生。

(獨) 落花生， (衆) 香又甜，

(合) 連保的小子趙逢年。

(獨) 落花生…… (拉韻記號) (衆) 包紅皮……

(合) 連保家裏沒有糧食。

(獨) 落花生…… (衆) 香又甜，

(合) 連保一黑夜沒有睡。

(問——速度漸快) 不睡做啥來？ (答) 去做賊；

(問) 偷多少？ (答) 布袋裝了兩大堆；

(合) 賊星不旺吃大虧。

什麼虧？ 棍子敲；

誰來敲？ 二小(二經理乳名)；

怎樣敲？ 四脚不落地樹上吊；

打多少？ 四十八；

(合、快速地) 打的屁股開了花！哭的哭，笑的笑，誰管公道不公道！
依不依？……………
沒有依……………

(合) 海參魚肚擺一席……………

花多少？
三十七……………

那裏錢？
賣的地……………(實際是賣的房子)

了不了？
沒有了……………

(合) 擡一面新鼓房上敲！

花多少？
二十七……………

那裏錢？
賣閩女……………

擡鼓做啥來？
敲一遍來喊一句，

喊啥來？
「連保做賊不是個好東西！」

喊沒喊？
沒有喊！

(合) 氣的連保白瞪眼！

怎麼辦？
孩子頂爹才完蛋。

(合、興奮熱鬧地) 八月八，颶大風，

連保擡鼓不楞楞！

夜明珠

王林

第一回 貪賊得奇寶 滅口害人命

地主李世貴有個家傳至寶——黑豆大的一顆鑽石戒指。那顆鑽石，歪歪稜稜，白天看來黑得出奇藍得出奇，夜間看來，像一顆發光的明星。所以人們又稱它是夜明珠。

這夜明珠是李世貴的祖父李文進前清年間在廣東做官時，一個殺人犯被告賄賂他的，他糊塗把案子判決了。生怕被參，趕快稱病告老，卸印歸田。回到鄉間，享受滾田園地主的幸福，比起做官來更清閒雅緻。可是他防備他那夜明珠露了白，萬一有強盜夜間來勒索，於是他心生一計：模倣一個假的來應付那種突來事變。這個假的，也是一塊歪歪稜稜的鐵鑲，上邊鑲着靈光，夜間一樣放光，又用金子鑲個戒指環。黑影裏乍一看和那個真的一模一樣。

給他做這假寶的手藝人李老本，是本村的，在北京耍手藝耍了一輩子，李文進把他請到自己內宅院裏，秘密來做。但是剛做完這件活，李老本就病了，渾身奇腫口吐鮮血。地主假慈悲，請醫生來治，越治越厲害，直到厲害到不能說話了，才叫李子拾回家去，病人回到家裏心中有話說不出來，急得渾身出汗，右手比劃着要寫字，家人看出這意思來了就趕快找來筆墨。家人扶着，病人掙扎着先寫了個「急」字，全家老小就放聲哭了起來，病人着了急，皺着眉頭比劃着不叫他們哭，又勉強寫了「真假」二字，伸去兩個手指頭來表示意思，立刻噤氣了。

後來有給李文進家做活的，夜間見他家花園裏有個星星似的明光直動，以為是鬧鬼。有一回放光處傳出他的咳嗽和語聲，做活的這才知道不是鬼，於是傳說出去他家有夜間放光的寶貝。而這話傳到那手藝人家去後，家人就猜疑到地主家有個夜間放光的珍珠，又叫他爹去另做了個假的騙人，又怕洩露出去，做完後，用毒藥毒死手藝人好滅口。

手藝人李老本家是小門小戶，明知道自己人是被地主害死的。可是不敢伸冤，只在自己兒女間流傳下去。

一輩輩地傳下去，年月越久，仇恨勁就漸漸衰退和忘記。同時李文進當時也痛哭老鼠假慈悲了一番，給李老本買的棺材，請的和尙念經超度，後來又特別照顧他後代人們，遇見什麼歉年荒年，也三斗二斗的接濟他家一些。因而這就更麻痺和消解他家的報仇心。

這奇冤大仇在舊社會在國民黨統治時代，想報也沒法報。在去年土地改革時也馬馬虎虎蒙哄了過去，只有在徹底複查徹底走羣衆路線時，才大白於天下。可是曲曲彎彎，走的冤枉道也不少。

第二回 地主巧借種 舊緣招新毒

地主李家財旺人不旺。輩輩單傳，到世貴這一輩，更是無兒無女。三十沒兒，半輩絕。况說世貴四十多了呢！元配沒有生孩子就死了。續了個姪，不生兒不養女。娶了個小婆，也是不生養，又買了個小婆，還是不懷孕。這樣大的家業，沒有子嗣怎麼行呢；過繼一個本家人吧，本家淨是出了五服的。再一說，當家子們早就望天望地的盼望他絕戶，自己若真沒兒，還不真投了他們的心願嗎？他不高興把這當家子們合了心願，他更不願意叫一個嫉妬他的人繼承了他這麼大的家業。要一個外姓小孩自己扶養大吧，又怕本姓人爭。當時爭不過去，自己死後小人也得受氣，財

產也落不住。於是心生一計：借種。他家有一個小做活的石大年，二十來歲，正在年輕力壯。人又老實，又不愛說話鬥嘴，透不出臭風去。於是他就暗示他二小婆馬小花和小做活的石大年通姦，種種。他叫石大年給內院打零差，給一些方便。

不久，二小婆真的懷上孕了。二小婆向世貴一提，世貴心中大喜。但是怕叫石大年本人知道了，傳出去或者日後借這名義來敲詐。於是找了個斜岔，說石大年白天睡覺，就誤了工，申斥一頓，把賬一算散了。石大年是個老實人，自從跟二小婆通姦後，便成天胆虛。所以當家的散他時，他一句反抗話也不敢說，捲起鋪蓋就走了。幾個月以後，世貴二小婆生了個小子，世貴和二小婆知道這其中的祕密，但石大年自己却不知道。他家窮的很，這處散了，立刻就得上另一家找活。心眼又少，成天又累，他也想不到地主會向他借了種。他反倒覺得李世貴散他的活，一定是嫌他老往內宅裏跑，吃醋多了心。所以後來給分家地主做活，規矩待對地主家年輕婦女，連看一眼都不敢了。

七七事變後共產黨在這地區領導軍民抗戰。實行民主，改善民生，工人待遇提高，石大年身受到了這幸福，但是政治上進步的够快。土地改革時，他表現得很積極，分得了土地，當選了幹部。他這時思想成家立業，娶個媳婦，養活個兒子好頂門立戶接續香煙，但是娶不上。土地實行了改革，但是窮的照樣窮，富的照樣富。被鬥爭戶的兒子十二三歲，仍然一說就成一個十八九歲的大閹女，新分得土地的農民，光棍了一輩子，想找個後老伴却沒有門。前途已經說過，石大年政治開展不太大。鬥爭地主時他算很熱心，但分勝利果實時却露出了他的落後尾巴。不想法如何永久保住這勝利果實，參軍或者加強村中工作。却瞪紅了眼整粗了腿子跟貧苦同志們爭果實。爲了四畝麥苗地沒有爭到手，於是跟其他幹部抱成見，鬧意見。

這點落後尾巴可叫地主李世貴看準了而且抓住了。牽這線的是地主的二小婆馬小花。於是着

姻緣又招惹上了新毒案。可是地主小婆如何利用舊姻緣，注上新毒案，以後又如何破的案，讀者請稍安勿躁，聽我慢慢道來。

第三回 預謀避複查 小婆施色相

土地改革的時候，地主李世貴把地、當地、推差推出去的地，獻了出來，就從從容容地混過土改這道關。使不清的農具、木料和地裏埋的浮財沒有傷着絲毫，更不用說他那傳家至寶夜明珠了。可是他仍然恨羣衆恨得牙根痛。他家有個國特親戚會化裝小商人來過他家，說頑軍不久就打過來了，他們更高興極了。外表上裝窮裝苦，暗中却成天吃好的，他想吃光了也沒有關係，頑軍過來呆長了，他還可以把獻出去的田地和清算出去的租子都強逼回來，呆不長，他還可以隨頑軍走，到平津保城市裏，將那傳家至寶一賣，終身吃喝玩樂，仍不成問題。

李世貴有一天趕開集，同時到死去的續絃丈人家串門，聽內弟們說有些村又鬧複查。這複查比年上土改更厲害得多，李世貴沒有聽完就趕快回來想辦法。原先還想造個謠，說「中央軍」就要打過來，或者說某村幹部被暗殺圍捕了去，就可以嚇得幹部不敢認真工作。可是又一想，「中央軍」整師整旅地叫八路軍活捉，再造謠誰還相信？於是他又打算帶着那夜明珠逃往平津。但是小婆子捨不得夾壁牆裏的綾羅綢緞毡毯皮襖，更捨不得地裏埋着的珠寶玉器，金鐲子銀首飾。女人眼光淺，主張聽到親戚家藏起來。可是男子耳朵長，聽說各村都得複查，有的地主往外村藏東西，只是給外村送了禮，惹得本村人更恨。甚麼地方都不保險。最保險的還是拉攏住村幹部，或者把東西藏在極窮戶家裏去。於是他想起國特親戚來給他出的計策。用財物收買愛財的貧民，挑撥着幹部鬧意見，拉攏有毛病的幹部，打擊最堅決最積極活動的份子。這樣既有了隱身草，又可張轉移目標。

村中幹部李增琪，是個榮譽軍人，工作最積極，招得地主痛恨。李增琪工作積極是積極，可是工作方式簡單，動不動就強迫命令，一般羣衆對他也不滿意。又天生的口直心快，不管你是否幹部，他看不公了，就給幾句。所以幹部們說他是生虎子，六親不認。

去年土改時，石大年想娶村北那四畝麥苗地。羣衆認爲應該分給貧苦抗屬李老敬。羣衆雖然有這意見，但不顯明着說出，覺得石大年是土改中區裏看中了紅幹部，怕說出口了，爲別人事自己得罪人，同時又怕辦不了事。但是李增琪不管不顧地硬主張分給貧苦抗屬李老敬。羣衆贊助他，石大年却懷恨在心。石大年心眼窄狹，有事也不說。從此以後却爲一些不值錢的問題，經常跟李增琪吵鬧。於是地主想利用這個空子，向他進攻。地主處處想利用人，却不肯出血本。他爲夜明珠一真一假，誰也不知道。於是他企圖用那假的去哄騙石大年。石大年腦筋簡單，愛小，又恨小，婆馬小花有舊姻緣，一去不會不成功。於是地主一提議，他立刻答應了。

小婆馬小花等天黑了，打扮了打扮自己，假裝借還東西蒙蔽着街上的人，串了幾個胡同就串到了石大年家。院裏一點聲音也沒有。馬小花推門進去，還聽不見動聲。她也不聲張，一直走進屋去。到了屋裏才知道石大年不在家，她便等着。不久，石大年回來了，上上門門就往屋裏來睡覺。馬小花一想，這更好了。男子漢有幾個經得住炕頭竟不耳朵軟的呢？

石大年到廁所裏小便了一下，長嘆了一聲，就上小北屋裏來了。上上北屋門，進到東裏間，正要脫鞋上炕時，忽然發現黑古影裏有一個人。吓得他就要大聲喊叫。還沒有喊叫出來，小婆子急忙小聲制止他道：

「是我，你喊叫什麼！」

石大年一看是地主小婆子，雖然過去有段姻緣，這時可也討厭和氣憤得不得了，立刻向窗外大喊道：

「有人了！」

究竟地主小婆如何敷衍這局面而且是否能掌握住他。要看小婆子的手臉如何，同時還要看看本年的政治覺悟程度和階級警惕性如何而定。

第四回 私情成禍根 假寶騙真痴

石大年一聲「有人了！」沒有喊出來，却叫地主小婆一手捂住了。小婆子又撒嬌又生氣似的說：「人家有要緊的祕密事，跟你來說，你喊叫甚麼？」石大年一時被她唬住，自認理屈似的說道：「那麼你有什麼事，快說吧！」馬小花却不急不慢的鼓起家常來了。說她多魯莽待了他，他竟這般心硬，一甩膀開永遠忘了她：「你忘了你當小做活的時候，我給你碗底下搵香油，偷着把當家的吃的嫩肉，大碗端給你吃？……」石大年一看這是個美人計，更急了，扭身就要出去叫民兵來抓捕她。馬小花因為跟他有段舊姻緣，也破得臉下得手，攔住他小聲問他：「我要給你報告的是這個祕密，你有個兒子，你知道不？」

石大年一聽這個可更生了氣，罵道：「你這騷娘們，還來耍笑窮人，我打了一輩子光棍，那裏來的兒子？」馬小花立刻說：「你怎麼還不知道呢，我那小子撈摸就是你的！」

「放屁！」石大年沖口罵了一句。心裏可就一動，暗暗想到：「打了一輩子光棍了，眼看就絕戶，怎麼還有個兒子呢？」地主小婆一看他肯聽自己的話，緊接着又說道：「世貴那東西開騷不抬頭，老沒用。你還不知道嗎？他前後娶了四個媳婦，連開懷都沒有開過。爲什麼我跟你一連就懷了姙，你走了我就再也不生了！」

石大年一聽那話有理，李世貴娶過四個媳婦，在他沒有跟二小婆馬小花通姦之前，確實誰也沒有開過懷。石大年又一想，三小婆兒半輩絕。土改後還不上媳婦，眼看這門戶就要斷了香煙

馬小花生的那小子撈項，已經十二三了，常在街上玩，這時他一想忽然覺得可愛起來了。石大年正在抬頭想，馬小花看出他已經活動了，又拿到那家傳至寶夜明珠來說道：「窮人鬧半天也不過傷一點兒表皮，李家真正值錢的東西還是這顆夜明珠。你看，多麼亮，晚上放光。」石大年不自覺的扭頭去看，的確，夜間放光，真正是個寶貝！馬小花一見他扭頭看這顆假夜明珠，估計他又動了心，更進一步進攻道：「翻身翻身，翻半天身，可分給你多少東西！半老四十的人了，還娶不上媳婦，眼看你不就絕了嗎？人留後代草留根，沒有個根苗，人還活得什麼勁頭！兒女是爹娘的骨肉，不親也疼三分。這個夜明珠的戒指，是李家的傳家至寶。我生怕再敲大鼓的時候，叫窮小子們搜了出來，以後落不到咱兒子手裏。大年，你趕緊把它藏起來吧。這可真是件寶貝呢。不用說整備了，就是剝下一點碎渣子來，也够吃喝玩樂一輩子的。你趕快好好把它藏起來。你受用一輩子，剩下的傳給你兒子，也是個大財主。」

石大年手抖擻着接過這顆假夜明珠來，想到這顆無價之寶，想到自己還有個十幾歲的兒子，可就漸漸透露了投降的意思：

石大年完全被蓄意說奮感情掌握住了。馬小花一看有機可乘，更進一步施展色情。老光棍石大年於是成了地主小婆子的俘虜。

臨走，馬小花又挑撥道：「李增琪可不是好東西，眉來眼去的淨調戲我。年上爬過俺的房，敲俺的屋門，要不是俺怕人家，早上區裏告了。」

石大年本來對李增琪有成見，一提這個，醋勁更上來了，立刻大罵道：「不要怕他，有我呢，他再欺騙你，告訴我，我上區裏反映他！」

「得罪了人家也不得了。再敲大鼓的時候，人家可更要報仇，非把俺全家毀淨不可！」

石大年這時可就完全失去立場，成了封建地主的俘虜，自命不凡的向地主小婆誇口道：「不

要緊，有我呢。上設處理問題得聽幹部反映。有你們就情好吧！」

第五回 惡賊咬一口 好幹部含冤

複查工作團來了。石大年熟悉他們中的區幹部陸志中，拉他們到自己家裏住。但是誰也不到幹部家住，他們分了工和分開地區後，就各人自己找最貧窮的人家去住，去談，去搜集意見。晚間召集村幹部開會，動員他們先檢討立場，反省錯誤，洗臉擦灰。而後經羣衆鑑定，再經羣衆同意吸收參加貧民組。石大年一見來勢不順，心裏又有病，便懊喪和疑忌起來。

地主李世貴可更恐懼起來。拉攏和蒙蔽幹部容易，要是真正發動起全村羣衆來算舊賬，那可就如洪水泛濫，無法應付。於是他叫小婆子利用舊關係向羣衆造謠道：「官官相護，區縣無論如何也是聽村裏的。工作組來徵求意見，是計策。縣官不如現管，你們現在反映村幹部吧，等工作組一走，村幹部該收拾你們了。」同時他又聽見人們閒談工作組叫村幹部洗臉擦灰，退出多分的勝利果實，村幹部們都在垂頭喪氣。於是晚上他又打發小婆子到石大年家去說：「共產黨手腕最高，早就就光聽村幹部的話，放手叫村幹部隨便幹，現在又叫村幹部洗臉擦灰，退出果實，真是過河拆橋，卸了磨殺驢。」石大年正在做內心鬥爭，雖然受地主收買出賣了階級立場，可是回憶起共產黨來了以後，工人生活的改善，政治地位的提高，也深刻知道一切都是革命的好處。自己光享受了革命的恩澤，却對革命毫無貢獻。對革命沒有貢獻還是其次，今天却幫助過去剝削自己的地主，來對抗革命，於是感到慚愧。也會想大胆地坦白，把一切醜事抖擻出來。可是經地主小婆來這一挑撥，悔過的決心算一下完結。對工作組對上級反倒怨恨起來。

馬小花又給他報告了個情況。說李增琪自己雖然也在反省，可是他組織了一幫人，專門反映你的缺點。石大年一聽這個更惱了，可是他天生的不愛說話，只是心裏使勁。

工作組在羣衆裏工作了一個時期，感到羣衆說話還有很大的顧慮。三番五次解釋上級堅決走羣衆路線的決心，但是謠言仍然很多。於是懷疑背後有階級敵人掌握。同時有羣衆反映去年土改對地主李世貴家的浮財，並沒有動一動。又有人反映他家有件傳家至寶，比他家的財產還值錢，更得貢獻出來。近來他又成天鬼鬼祟祟，不是有活動，就是要逃亡頑區。羣衆要求先把他和扣押起來。工作組長把這意見向村幹部石大年、李增琪透露了一下，徵求反應當作參考。爲了不引起隣村浮動，工作組計劃晚間看管起李世貴來。石大年怕李世貴被捕後再坦白出他的傳家寶在他手裏。於是利用夜晚上雨的空隙，通知李世貴趕緊逃跑。李世貴比他心眼多，問道：「民兵早就監視着我，如何跑得了？」石大年說：「民兵並沒有多少，天一下雨，他們更躲在屋裏去了。多串幾個胡同從大牛家後門就混出去了。滿地青紗帳，一出村就誰也找不到了。」李世貴想帶着他那隻夜明珠走。可是又一想不容易逃脫。他又怕石大年是計，所以不肯帶着走。往外走了幾步，忽又急忙回來，向石大年說：「你先脫你的泥水。我跑了更好。跑不了他們要問我，我就說是李增琪給我的訊。」石大年一聽這個，更投自己的心願，立刻答應着爬牆走了。

李世貴趁天黑串小胡同逃出村，鑽了高粱地。他以為這可沒有錯了。正在後悔爲什麼不把晝夜明珠一同帶出時，不注意走出高粱地，到了一個瓜園地頭上。看瓜園的馬小五以爲有人來偷瓜，從窩棚裏跳出來就追。李世貴以爲是民兵發現他逃跑來抓他，就更慌裏慌張地跑。馬小五性急，氣力壯，三步合作一步，追了不遠就追上了。抓住脖領子一看是地主李世貴。可更多了心。立刻把他送回村裏去。村裏民兵上李世貴家抓他，撿了個空，正在着急。馬小五無意中却爲人民立了一功。

李世貴一逃，引起了工作組的特別注意。組長楊健親自來審訊他。他故意哼哼唧唧的露出他知道要逮捕他，所以他才逃。工作組更生了疑，這樣秘密事他如何知道了？於是又追問他何從知

道的。最後他說是村幹部李增祺給他送的訊。
不管怎樣，賊咬一口，入骨三分。工作組爲了使工作不致再多生枝節，只好把被咬出來的李增祺，暫且軟禁起來，叫他自己反省。而後再等這案子的最後處理。

第六回 羣衆眼睛亮 政策有分寸

李增祺被扣起來，當時不知道怎麼回事。後來聽民兵們說地主逃跑是他洩露了秘密。李增祺是個暴躁人，一聽這個，不但不反省，而且大鬧脾氣，這樣給工作組的印象更壞。

石大年外面上極力表現自己積極。在洗臉擦灰時，却將一切錯誤推在李增祺身上。區幹陸志中認爲他已經洗臉洗乾淨了。向羣衆提議吸收他參加貧民組，但是羣衆不接受。羣衆懷疑工作組對李增祺的處理。羣衆反映說李增祺態度作風壞是壞，但是對地主鬥爭向來堅決，處理問題也公正。石大年雖然貧苦，當了一輩子長工，可是愛小，對人愛抱成見。工作組來前有人碰見地主小婆夜間從他家出來過。李世貴逃跑的那天晚上，有人從地裏回來，看見他從地主花園後院牆頭上跳了出來，因此很值得可疑。

羣衆的意見反映到工作團裏，工作團幹部也發生了不同的爭執。有的主張把石大年也軟禁起來叫他反省，但本區幹部都不贊成。可是羣衆的意見又不能輕視，於是本區幹部陸志中搬到石大年家中住，名義上是幫助他反省，實際上就是監視他。

石大年是陸志中看得起的幹部，互相間印象都很好。但是這次陸志中搬到他家來住，却引起他的懷疑和恐怖，石大年態度異乎尋常的不安靜，見天吃不下睡不安。於是打破了陸志中過去對他的好印象，漸漸也提高警惕性。石大年口頭上說是跟着上級號召，楞幹了半天，結果落了個豬八戒照鏡子——裏外不是人。羣衆也得罪了，上級也不相信，所以挺灰心。實際上他內心裏却

盤算着帶着那顆假夜明珠逃往頑區。可是陸志中越來越緊的跟隨着他，叫他老不得手。同時這更叫他胆虛起來，工作組好像知道了他同地主的關係和接受地主的賄賂。即便退一百步想：眼下工作組不知道，日後一追地主浮財，人家再坦白出自己來，可怎麼辦呢？

有時他想起在共產黨八路軍來前，受的窮困和地主的剝削壓迫，想想民主政權羣衆團體成立後，自己生活和社會地位的提昇，——飲水思源，不能忘恩！可是又一想，土地改革鬧了半天，才分了有限的二畝地，有人還反映多分了果實。那如這一顆夜明珠值得多呢？再一說過去上級很看得起自己，如果坦白出自自己和地主的關係來，上級從此就可能不信任自己了，那不是人財兩空！。『三十六着，跑爲上策！』但是陸志中老形影不離地跟着他。他越不安，他就越不離開他。陸志中成天向他做政治訓話，他却一句也聽不到耳朵裏去。

在石大年矛盾和苦惱的過程中，全村的羣衆却蓬蓬勃勃組織起來行動起來了。羣衆訴苦幹部洗臉擦灰後，就選了農民代表。有的幹部因爲洗得乾淨，重被選舉爲代表。有的羣衆在組織貧民和訴苦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，於是成了新的羣衆領袖。

代表會正式成立後，羣衆立刻要求鬥爭地主李世貴。李世貴將埋得發霉的衣服首飾，珠寶玉器勉強拿了出來。却不肯把家傳至寶夜明珠拿出來。有人追問，李世貴不承認。於是有好幾個給他家當過做活的，出來證明他晚上帶着那夜明珠到花園裏玩，明晃晃的像鬼火燈。老人們一輩輩的早就傳說着，當輩人又見李世貴帶過。

被追問得無賴可撤，李世貴却也不肯說出來他那顆真的來。於是他說有是有，可是給了石大年了。羣衆立刻騷動起來，要求立刻提石大年到羣衆面前坦白。主席勸他們冷靜一些，民兵却自動集合起來，撥弄着槍，年輕小伙子們立起來嚷嚷着要親自去抓石大年來審問。

這個主席可難當。工作組一方面要走羣衆路線，同時還要對受地主欺騙的貧苦幹部，處理得

當。可是件不容易的事！

真假不明，大澈大悟

第七回 奇冤大白，重蒙擁戴。

工作組長一聽見地主李世貴咬出石大年，立刻也挺生氣。可是又一想，地主咬他，可能是認賴好人。又一想，即是石大年真的被收買失掉立場，也應該有不同的處理，不應該跟階級敵人一律同罪。於是他代表工作組向羣衆提議說，對於這個受騙的貧農，是個教育問題。應該幫助他自己坦白反省出來，治病救人，挽救這個可憐的貧苦同志。羣衆擁護工作組的意見。楊健於是急忙找石大年去了。

楊健闖闖的一進院，石大年就心跳了一下子。楊健進了屋，却和顏悅色的問他反省得怎麼樣了？他一見楊健的態度，放心是放心了，但是他提的問題却無法答覆。於是他低下頭去。

楊健給他解釋，因為我們貧苦同志，過去受地主封建勢力的壓迫剝削，沒權利讀書求知識，心眼少，容易受詭計多端的地主欺騙。這是很應該原諒的。但是自己要先坦白出來，別人才幫助自己進步。石大年也很感動，但他不肯說。他還以爲他的祕密，誰也沒知道。

過去對他印象很好的陸志中，却性急得說了痛快話：「你爲什麼竟這樣落後呢？真叫我急死了！『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！』人家地主早坦白出你來了！」

石大年一聽，腦袋可更發懵了，又恐怖，又慚愧，頭低得更低，身子縮得更小。

楊健還企圖引導他自己把問題坦白出來，陸志中却又性急地明挑出來了：「地主那夜明珠呢？快拿出來吧！」石大年渾身一抖擻，用着顫動的聲音急忙說道：「沉洞裏！沉洞裏！」

陸志中伸手到炕洞裏，從灰土裏摸出來個紅綾子包。打開包，一層層的白紙，最後拿出那顆假夜明珠戒指來了。陸志中和楊健拿着這假夜明珠戒指，忙上羣衆大會上去了。石大年獨自一個人，留在家裏，越想越後悔，越想越慚愧。又打算逃往外區，又打算尋短見跳井。對工作組的同志們挺恨的慌，却又找不出人家對不起自己的道理來。

④ 陸志中將這假夜明珠在羣衆面前一現，羣衆立刻用熱烈的呼嘯和鼓掌慶祝。呼嘯聲剛一下降，被李世貴他老爺爺害死的那個手藝人的後代李二慶，跳上主席台，要求試試夜明珠是真的假的。夜明珠就是鑽石，他學過玉器行，懂得真鑽石拉玻璃一拉就開，別的什麼也不行。主席立刻叫民兵找玻璃來，找來一試，果然是假的。於是他把老爺爺李老本在地主家中毒身死的情形，嚙氣前寫的『真假』二字和最後伸出兩個手指頭比畫的故事說了說。大夥於是估計出來，當時地主叫李老本進內院做活，一定是模造個假的好魚目混珠胡弄人。爲了滅口，竟下毒手把手藝人害死。一度冷靜下來的羣情，忽然又高漲起來，高呼要爲屈死的老手藝人報仇。並且要地主李世貴立刻把藏真夜明珠的地方說出來。

李世貴在一邊聽得清清楚楚，句句是實，無可抵賴。只好說出藏在何處。民兵跑去發掘出來，當場用玻璃一試，這顆是真的。羣衆傳着爭着開眼。夜間一晃，真像一道流星似的。

問在家裏胡思亂想的石大年，聽說地主小婆給的他那顆夜明珠是假的。真的地主自己藏着，經羣衆鬥爭才說出來。石大年這可後悔透了，立刻大澈大悟，覺得地主對窮人一點真心也沒有。要得自己比三孫還苦。窮人只有依靠羣衆，依靠共產黨才有前途。幸虧同志們監視自己了，否則帶着這顆假夜明珠逃往頑區，什麼也不值，後半輩還不知道吃多麼大苦呢！消沉、苦惱、矛盾了多少日子的石大年，忽然勇氣百倍起來，一氣跑到大會場上去。大會場上沒有人，他又一氣跑到工作組長楊健那裏去。工作組的同志一個也沒不到，他又一直跑到農民代表會裏。人們以爲他瘋

了，他却把他和地主小婆通姦、受賄、跑風，與地主合謀害李增祺的臭事，一口氣坦白出來。坦白了以後，立刻放聲大哭起來。

工作組同志和代表們，正在一處開會。都爭着起來安慰他，鼓勵他。既然坦白出來，心病就算去了，日後光剩下改正的事了。

在同志愛護和安慰下，石大年的情緒穩定些時，要求到羣衆面前坦白，好警惕大夥別再上地主的當。並且要求立刻參軍，戴罪立功，洗清自己的黑點。同志都答應了他的要求。只是參軍的事不必立刻去，馬上就要分勝利果實，等分了勝利果實，再去參軍，心裏也安定。石大年一聽同志們對自己這樣關心，真像親生父母一樣。他又感動得流了淚。

大會坦白之後，地主小婆馬小花，拉着兒子撈摸要找石大年認真親。石大年一聽這又是套：她娘倆是想找新的依靠。於是當着大衆把他娘倆罵了出去。並宣誓：不在打蔣介石的戰場上立了功，洗清了自己的黑點，決不回家來。

最後石大年跟本村四十多個青年一同參加了野戰軍。榮軍村幹部李增祺的冤屈也剖白清楚了。也在羣衆大會上將自己在生活上在態度作風上的缺點反省了一下。羣衆很滿意，在選舉新農會幹部時，又選上他了。從此以後，他對地主鬥爭上更堅決，對羣衆關係上更密切了。而充滿了罪孽『蔭德』的地主李世貴，也得到了應得的結局。

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

編後附記

我們冒昧的編印這本小冊子的目的，有兩點：

(一)土地法大綱頒佈以後，土地改革運動，要進入深入階段，而且就要普遍到全國去。我們已經有了相當多的工作經驗：過去內戰時期的、目前階段的；本區的、外區的、甚至外國的等等，可以作我們參考。但是在文藝領域，通過形象化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（有藝術的真實性的典型），活生生的從感情上來激動我們、教導我們的文藝作品，還缺乏介紹。所以介紹一些這樣的優秀作品，對深入普遍的土改運動，是會有它的一定的作用的。這可以幫助我們「消化」一些理性知識，幫助我們體會農民的痛苦和情感，幫助我們了解這一場翻天覆地鬥爭的複雜性和殘酷性，幫助我們改進一些不好的工作作風，像從鏡子裏面照見自己臉上的斑點一樣……

(二)介紹一些這樣的優秀作品，是一種提倡。我們希望這些作品的介紹，對我們的文藝工作者，對文藝寫作運動，能夠多多少少產生一點影響。在反映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方面，我們文藝領域，並未得到豐收，成績遠不如反映戰爭。正因為這樣，數量不多的比較優秀的作品（雖然還不足以反映現實運動的深度），要當作種將來使用。希望這些作品撒播出去，能夠預約不久的豐年。

這些作品，並未經過專家的評鑑，因為目前很難做到這一點，所以還至多只能算作一種「初選」；一定有很多更好的作品，由於我們搜集不到或由於我們的水平不足，被遺漏的。現在選入

這本小冊子的作品，我們特別喜歡幾篇小故事，這一種類似文藝通訊的作品，是值得大大提倡的。我們認為這種形式目前是最容易學到的形式，也是最受讀者歡迎的形式。我們也很同意郭沫若先生把材料照實記錄就是好文章的意見。這些素樸的「材料」，對郭先生的號召，就是一個響亮的答覆。它們的政治標準是不低的，就是藝術標準也是不低的。

這裏所收的是短篇創作，中篇創作我們沒有收入進去。戲劇、詩歌等其他形式的，我們也沒有收。附帶聲明一下。

編者 一九四八年一月

· 書 叢 作 創 藝 文 ·

身 翻



出 版 者

新 華 書 店
總 山 店 東

編 者

華 應 申

版 出 月 一 年 八 四 九 一

1-4900

82
445-035-